唐鑑 附考異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唐鑑

附考異

范祖禹撰
呂祖謙音注

唐鑑卷之九

玄宗中

開元十三年。初。隋國馬皆爲盜賊及戎狄所掠。唐初纔得牝牡三千匹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命太僕張萬歲掌之。萬歲善於其職。自貞觀至麟德。馬蕃息及七十萬匹。分爲八坊。四十八監。各置使以領之。是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垂拱以後。馬潛耗太半。帝初卽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以太僕卿王毛仲爲內外閑廐使。少卿張景順副之。至是有馬四十三萬匹。牛羊稱是。帝之東封。以牧馬數萬匹。從色別爲羣。望之如雲錦。帝嘉毛仲之功。加開府儀同三司。

臣祖禹曰。詩美衞文公曰。秉心塞淵。騋牝三千。定之方中詩。秉心塞淵。騋牝三千。毛氏云。秉。操也。馬七尺曰騋。騋馬與牝馬也。鄭氏云。塞。充實。淵。深也。國馬之制。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四種。馬千二百九十六匹。衞之先君。兼邶鄘而有之。而馬數過禮制。今文公滅而復興。徙而能富。馬有三千。雖非禮制。國人美之。夫塞故能誠淵。故能通誠於己。而通於人。所以致物之多也。唐之國馬。惟得一能臣而掌之。不數十年而其多過於二百倍。由其任職之專也。傳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左昭二年。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杜預云。燕代也。夫馬必生於邊隅。而養於苦寒之地。北地故多寒。稍遷之中國。則莫能壯也。三代諸侯之國。雖皆有馬。以春秋之時考之。未若晉之强也。左昭四年。晉國險而多馬。鄭之小駟。出於河南。故不可乘也。左僖十五年。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

訓而服習其道。惟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脉憤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唐養馬於隴右。非獨就其水草之美。蓋置之西戎之地。以求其健也。凡欲制事得其人而善其法。豈有不勝者乎。

十四年四月。岐王範薨。贈謚惠文太子。

臣祖禹曰。太子君之貳。國晉語。士蔿曰。太子君之貳也。唐宋務光傳。太子君之貳。國之本。將以付畀宗廟社稷之重。非官爵也。而以爲贈。何哉。雖親愛其弟。欲以厚之。然不正之禮。不足爲法也。

十七年八月。帝以生日宴百官於花萼樓下。源乾曜、張說、帥百官上表。請以每歲八月五日爲千秋節。布於天下。咸令宴樂。尋又移社就千秋節。

臣祖禹曰。太宗不以生日宴樂。以爲父母劬勞之日也。蓼莪詩。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乾曜等乃以人主生日爲節。又移社以就之。夫節者。陰陽氣至之候。不可爲也。社者。國之大事。不可移也。明皇享國既久。驕心寖生。乾曜說不能以義正君。每爲諂首以逢迎之。後世猶謂說等爲名臣。不亦異乎。

十九年正月。王毛仲賜死。自是宦官勢益盛。高力士尤爲帝所寵信。嘗曰。力士上直。吾寢則安。故力士多留禁中。稀至外第。四方表奏。皆先呈力士。然後奏御。事小。力士卽決之。勢傾內外。

臣祖禹曰。明皇不監石顯之事而寵任力士。前石顯傳。石顯。弘恭。皆少坐腐刑。爲中黃門。以選爲中尚書。宣帝時。任顯爲僕射。元帝卽位。顯爲中書令。是時元帝被疾。不親政事。以顯中人典事。中人無外黨。情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小大。以顯自決。貴幸傾朝。皆敬事顯。顯巧慧。能探人主微指。內陰賊。持詭辨以中傷人。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跡。諸附麗者。皆得寵位。至使省

決章奏、以萬機之重、委之閹寺。失君道甚矣。其後李林甫、楊國忠、皆因力士以進。唐李林甫傳・武三思女嘗私林甫・因高力士出三思家・武請以林甫代爲相・迹其禍亂、所從來者漸矣。傳曰、存亡在所任。前劉向傳・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人君可不慎其細哉。

二十四年、武惠妃譖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帝大怒、以語宰相、欲皆廢之。張九齡諫曰、陛下踐祚垂三十年。太子諸王不離深宮。日受聖訓。天下之人、皆慶陛下享國久長。子孫蕃昌。今三子皆已成人。不聞大過。陛下奈何一旦以無根之語、喜怒之際、盡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昔晉獻公聽驪姬之讒、殺申生。三世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誣、罪戾太子。京城流血。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懷太子。中原塗炭。隋文帝納獨孤后黜太子勇。立煬帝。遂失天下。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爲此。臣不敢奉詔。帝不悅。李林甫初無所言。退而私謂宦官之貴幸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帝猶豫未決。惠妃密使宦奴牛貴兒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爲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帝。帝爲之動色。爲・吁僞切・故終九齡罷相。太子得無動。明年、將廢太子。帝召宰相謀之。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宜預。帝意乃決。

臣祖禹曰、明皇三子之廢、繫於李林甫之一言。其得未廢、繫於張九齡之未罷。相賢則父子得以相保。相佞則天性滅爲仇讎。孝經九・父子之道・天性也・置相可不慎哉。

二十五年四月、監察御史周子諒彈牛仙客非才。引讖書爲證。帝怒甚。命左右搏於殿庭。絕而復蘇。仍杖之朝堂。流瀼州。至藍田而死。李林甫言子諒、張九齡所薦也。貶九齡荊州長史。

臣祖禹曰古之殺諫臣者必亡其國明皇親爲之其大亂之兆乎開元之初諫者受賞及其末也而殺之非獨於此而異也始誅韋氏抑外戚（唐睿宗紀景雲元年六月壬午韋皇后弒中宗臨淄郡王隆基率萬騎兵誅韋氏安樂公主鄭厚曰韋氏與安樂公主合謀於餅餌中進藥中宗崩睿宗方爲相王子臨淄王謀復社稷微服與劉幽求等入向二鼓天花散亂如雪幽求曰天意如此時不可失乃攻白獸門斬關初入韋后走入飛騎營有飛騎斬其首安樂公主方照鏡畫眉軍士斬之捕索諸韋在宮中及后親族皆斬之）焚珠玉錦繡（唐本紀開元二年七月乙未焚錦繡珠玉於前殿）詆神僊禁言祥瑞（唐本紀開元十三年九月丙戌罷奏祥瑞）豈不正哉其終也惑女寵極奢侈求長生悅讖祥（唐楊貴妃傳開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後庭無當帝意者或言妃姿質天挺宜充掖庭召號太眞得幸遂專房宮中號娘子儀體與皇后等又天寶九載寶眞符命張均等往求得之時帝遵道教慕長生故所在爭言符瑞羣臣奏表無虛日本紀贊云自高宗中宗再罹女禍韋氏遂以族滅玄宗親平其亂可以鑒矣而又敗以女子方其勵精政事幾致太平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以爲樂而溺其所愛忘其所可戒至於竄身失國而不悔考其終始之異其性習之相遠也如此）以一人之身而前後相反如此由有所陷溺其心故也可不戒哉

廢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皆爲庶人尋賜死七月大理卿徐嶠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八大理獄院由來相傳殺氣大盛烏鵲不栖今有鵲巢其樹於是百官以幾致刑措（幾平聲）上表稱賀帝歸功宰輔賜李林甫爵晉國公牛仙客豳國公

臣祖禹曰明皇一日殺三子而林甫以刑措受賞讒諂得志天理滅矣安得久而不亂乎

二十七年二月羣臣上尊號曰開元聖文神武皇帝

臣祖禹曰三皇稱皇五帝稱帝三王稱王豈其德不足歟名號一而已矣及兼皇帝之號（史秦始皇紀秦初并天下）

廷尉斯等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地皇、有泰王、泰王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爲泰皇。命爲制，令爲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朕爲始皇帝。固已僭矣。後世因而不改，以爲法。後王也。漢哀惑於妖讖，太初始有陳聖劉太平之號。前哀帝太初元年，號國陳聖太平皇帝，韋曰，數陳聖劉之德。周宣驕恣，自稱天元。北後周宣帝號天元皇帝。高宗稱天皇，武后稱天后。唐高宗上元元年八月壬辰，皇帝稱天皇，皇后稱天后。尊號之興，蓋本於開元之際。主驕臣諛，遂著以爲故事。使其臣子生而加諡於君父，豈不悖哉。

二十九年正月，帝夢玄元皇帝告云，吾有像在京城西南百餘里，汝遣人求之，吾當與汝興慶宮相見。帝遣使求，得於盩厔音戾，質切，式樓觀山間。閏四月，迎置興慶宮。五月，帝畫玄元眞容，分置諸州開元觀。

臣祖禹曰：中庸曰，誠則形，形則著，記中庸，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揚雄曰，人心其神矣乎。揚問神篇人心其神乎，操則存，舍則亡。人之有夢也，蓋亦誠之形。而心之神也。今夫入無人之室，而其心惴焉，則或聞肅肅之聲，見罔象之形也。何心之動也，夢亦如是矣。昔高宗恭默思道，誠心求賢，故夢帝賚之良弼，果求而得之。書說命，高宗夢傅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王作書曰，以台政於四方，惟恐德弗類，恭默思道，夢賚予良弼，以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左右。此其心之神也。開元之末，明皇怠於庶政，志求神仙，惑方士之言，自以老子其祖也。玄元皇帝卽老子。故感而見夢，亦其誠之形也。自是以後，言祥瑞者衆，而迂怪之語日聞。事並見天寶間。諂諛成風，姦宄得志，而天下之理亂矣。人君心術，可不愼哉。

天寶元年，時天下聲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羈縻之州八百，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凡鎭兵四十九

萬人馬八萬餘匹開元之前每歲供邊兵衣糧費不過二百萬天寶之後邊將奏益兵寖多每歲用衣千二十萬匹糧百九十萬斛公私勞費民始困苦矣

臣祖禹曰海內之地非不廣也生民之財非不多也人君苟能清心以治之恭儉以守之（唐崔植傳文帝躬履儉約）為天下守財豈有不足之患哉守成之君不能持盈天下（鬼臨詩太平君子能持盈守成）於其安也而勞之於其富也而刻之是以天下之禍常基於太平之時至於亂已成而人主猶不悟也豈非好大多欲（好呼報切）任失其人之咎歟

陳王府法曹參軍田同秀上言見玄元皇帝於丹鳳門外之空中告以我藏靈符在尹喜故宅帝遣使於故函谷關求得之羣臣上表以函谷寶符潛應年號請於尊號加天寶字從之二月饗玄元皇帝於新廟甲午饗太廟丙申合祀天地於南郊改桃林縣曰靈寶田同秀除朝散大夫

臣祖禹曰孟子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矣明皇崇老喜僊故其大臣諛小臣欺蓋度其可為而為之也不惟信而惑之又賞以勸之則小人孰不欲為姦罔哉昔漢文一為新垣平所詐而終身不復言神僊之事可謂能補過也

二年三月追尊周上御大夫為先天太皇皐繇為德明皇帝

臣祖禹曰老子之父書傳無見焉取方士附會之說而追尊加謚不亦誣乎皐陶作士而作史者以為

大理。既不經矣。又以爲李氏所出而尊之。尤非其族類也。唐之先祖出於隴西狄道。非有世次可考。而必託之上古以耀於民。非禮之禮。適所以爲後世笑也。

四載正月。帝謂宰相曰。朕比以甲子日於宮中爲壇。爲百姓祈福。朕自草黃素置案上。俄飛升天空中。語云。聖壽延長。又朕於嵩山鍊藥成。以置壇上。及夜。左右欲收之。又聞空中語云。藥未須收。此自守護。達旦乃收之。太子諸王宰相皆上表賀。

臣祖禹曰。明皇假於怪神。以罔天下。言之不怍。（愧怍也。語十四。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而居之不疑。（語十二。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何以使其臣下不爲欺乎。是率天下而欺已也。昔漢武封太室。而從官諂諛言有呼萬歲者。（前本紀。元封元年春正月詔。朕用事華山。至于中嶽。翌日。親登崇嵩。御史乘屬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登禮罔不答。其令祠官加蹈太室祠。）明皇乃自爲詐。又甚於漢武矣。

初。武惠妃薨。帝悼念不已。後宮數千。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絕世無雙。帝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爲女官。號太眞。更爲壽王娶左衛郎將韋昭訓女。潛內太眞宮中。不期歲。寵遇如惠妃。七月。冊昭訓女爲壽王妃。八月。冊太眞爲貴妃。

臣祖禹曰。衞宣公納伋之妻。國人惡之。（新臺詩。刺衞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毛氏傳云。伋宣公世子。宣公爲伋娶於齊女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朔。惡。烏故切。取去聲。）明皇殺三子。又納子婦於宮中。用李林甫爲相。使族滅無罪。父子、夫婦、君臣。人之所以立也。三綱絕矣。（語註。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其何以爲天下乎。

六載十月。帝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今頓兵其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且厲兵秣馬。秣音末。俟其有釁然後取之。帝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自請將兵取石堡城。帝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副延光所欲。延光怨之。李光弼言於忠嗣曰。大夫以愛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雖迫於制書。實奪其謀也。何以知之。今以數萬衆授之。而不立重賞。士卒安肯爲之盡力乎。然此天子意也。彼無功必歸罪於大夫。大夫軍府充牣。何愛數萬段帛。不以杜其讒口乎。忠嗣曰。今以數萬之衆爭一城。得之未足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故忠嗣不欲爲之。今受責天子。不過以金吾羽林一將軍歸宿衞。其次不過黔中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命易一官乎。延光過期不克。言忠嗣沮撓軍計。帝怒。李林甫因使人誣告忠嗣。敕徵入朝。貶漢陽太守。八載。帝使哥舒翰攻石堡城。拔之。唐士卒死者數萬。果如忠嗣之言。

臣祖禹曰。王忠嗣可謂賢將矣。不爲無益害有益。書旅獒。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以所得易所亡。不顧一身之危。而惜士卒之命。其可謂賢將矣。然忠嗣知石堡之不可取。莫若固守前議。而勿分兵以助延光。均之得罪。不亦宜乎。既黽勉奉詔。予之兵而復撓其謀。予音與。撓奴教切。使讒人得以藉口。豈忠嗣思之未至邪。

十二月。以高仙芝爲安西四鎮節度。使自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爲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略如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爲使以制

之。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爲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則慶忠。諸王宰相則蕭嵩、牛仙客。始遙領矣。蓋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爲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能爲朝廷盡死。帝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臣祖禹曰。李林甫巧言似忠。明皇故信而不疑。然以胡人不知書。則不必聰明聖智之主。而後能知其謀也。明皇蔽於吞滅四夷。欲求一切之功。是以李林甫得其計以中其欲。（中・竹仲切・）人君苟不能以義制。欲迷而不復。何所不至哉。

八年二月。引百官觀左藏。賜物有差。帝以國用豐衍。故視金帛如糞壤。賞賜貴寵之家。無有限極。

臣祖禹曰。財者天地之所生。而出於民之膏血。先王知稼穡之艱難。（書無逸・君子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杼柚之勤勞。（杼・直呂切・盛緯器柚音軸・機・絲軸也・）故取之有制。而用之有節。明皇暴斂而橫費之。（橫去聲・）其不愛惜如此。安得無禍乎。

帝以符瑞相繼。皆祖宗休烈。六月。上聖祖號曰大道玄元皇帝。上高祖謚曰神堯大聖皇帝。太宗謚曰文武大聖皇帝。高宗謚曰天皇大聖皇帝。中宗謚曰孝和大聖皇帝。睿宗謚曰玄貞大聖皇帝。竇太后以下。皆加謚曰順聖皇后。十三載二月。朝獻太清宮。又上聖祖尊號曰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太皇大帝。

享太廟。上高祖謚曰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太宗謚曰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高宗謚曰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中宗謚曰孝和大聖大昭孝皇帝。睿宗謚曰玄貞大聖大興孝皇帝。以漢家諸帝皆謚孝故也。

臣祖禹曰。自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謚號惟一而已。既稱天以誄之。唐韻曰。誄銘。誄音壘。述前人之功德。說文曰。誄。謚也。則子孫不可得而改也。高宗不師古昔。始改祖宗舊謚。天寶以後。增加復重。至繁而不可紀。夫祖宗苟有高世之功德。則曰文曰武足矣。若其無功德。而子孫妄加之。則是誣之。而使天下後世以爲譏玩也。故夫孝子慈孫之欲顯其親。莫若使名副其實而不浮。浮。過也。記表記。行之浮於名。則天下心服之矣。未聞以謚號繁多爲貴也。唐之典禮不經。經。常也。亦甚哉。

九載十月。太白山人王玄翼上言。見玄元皇帝言。寶仙洞有妙寶眞符命。刑部尚書張均等往求得之。時帝尊道教。慕長生。故所在爭言符瑞。羣臣表賀無虛月。李林甫等皆請捨宅爲觀。以祝聖壽。帝悅。

臣祖禹曰。昔秦始皇削平六國。六國。燕。韓。趙。齊。楚。魏。漢武帝驅攘四夷。前禮樂志。征討四夷。銳志武功。皆雄才之主也。及其爲方士之所欺玩。無異於嬰兒。人君惟恭儉寡慾。清虛以居上。則邪諂無自而入矣。其心一有所蔽。鮮不爲惑也。鮮。先典切。明皇不正其心。故小人爭爲幻以惑之。幻音患。其神明精爽既奪矣。此所以養成大亂也。

唐鑑卷之十

玄宗下

十載帝命有司爲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敕令但窮壯麗不限財力既成具幄帟器皿（帟音亦）充牣其中雖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祿山生日帝及貴妃賜衣服寶器酒饌甚厚後三日召祿山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爲大襁褓裹祿山（襁居兩切）使宮人以綵輿舁（舁與居切）帝觀之喜賜貴妃洗兒金錢復厚賜祿山盡歡而罷自是祿山出入宮掖不禁或與貴妃對食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於外帝亦不之疑也

臣祖禹曰昔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者知其將爲戎（左僖二十二年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杜預云辛有周太史伊川周地被髮而祭有象夷狄）明皇不信其子而寵胡人以爲戲至使出入宮禁而不疑褻慢神器亦極矣豈天奪其明將啓戎狄以亂華歟（華中國也）何其惑之甚也

十一載戶部侍郎王鉷聚斂刻剝（鉷胡中切）歲貢額外錢帛百億萬貯於內府以供宮中宴賜曰此皆不出於租庸調（去聲）中外嗟怨帝以鉷爲能富國益厚遇之權寵日盛領二十餘使宅旁爲使院文案盈積吏求署一字累日不得前中使賜賚不絕於門雖李林甫亦畏避之鉷弟戶部郎中銲凶險不法（銲何旦切）召術士任海川問我有王者之相否海川懼亡匿鉷恐事泄捕得殺之王府司馬韋會定安公主之子也話

之私庭。鉷又殺之。銲所善邢縡、與右龍武萬騎、謀殺龍武將軍。以其兵作亂。殺李林甫、陳希烈、楊國忠。有告之者。帝使鉷捕之。鉷意銲在縡所。先遣人召之。乃捕縡。縡格鬬且走。禁軍擊斬之。國忠言鉷必預謀。敕陳希烈與國忠鞫之。於是任海川、韋會等事皆發。鉷賜自盡。銲杖死於朝堂。鉷子準偁流嶺南。尋殺之。籍其第舍。數日不能徧。

臣祖禹曰。昔榮夷公好專利。厲王悅之。召穆公（一本作芮夷夫。）知王室之將卑。以爲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夫利、百物之生。而天下之所以養人也。專之必壅。壅則所害者多。（史周紀。厲王卽位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大夫芮夷夫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有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將以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怵惕。懼怒之來也。今王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而王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也。王不聽。卒以榮公爲卿士。王行暴虐侈傲。謗王。）國人故凡有利必有害。利於己。必害於人。君子不盡利以遺民。（遺去聲。）所以均天地之施也。（施去聲。）聖王寧損己以益人。不損人而益己。記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記大學傳。百乘之家。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是以興利之臣。鮮不禍敗。（鮮。先典切。少也。）自桑弘羊以來。未有令終者也。（令。善也。令終。謂善終。前食貨志。武帝時。桑弘羊洛陽賈人之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言利事析秋毫矣。元封元年。爲治粟都尉。領大司農。幹天下鹽鐵。盡籠天下貨物從之。歲小旱。上令百官求雨。卜式言烹弘羊天乃雨。）唐世言利。始於宇文融。（唐本傳。融廣置使額。以侈上心。百姓愁怨。有司寖失職。自融始。其後言利得幸者踵相躡。皆本於融云。）融既流死。（同上。流巖州。卒。）而韋堅、楊慎矜、王鉷繼起。又益甚之。（唐本傳贊。宇文融。韋堅。楊慎矜。王鉷。皆開元之幸人也。或以括戶取媚。或以漕運承恩。或以聚貨得倖。或以剝下獲寵。負勢自用。人奚敢違。）極於楊國忠。皆身首異處。宗族塗地。其故何

哉。獲利而所害者衆也。天下之怨歸之。故其惡必復。其禍必酷。而唐室幾亡。其後以劉晏之能。猶不免。唐本傳。楊炎執政。貶晏忠州刺史。建中元年。賜晏死。天下以爲寃。況其非道者乎。必若公劉之厚民。公劉詩。美公劉之厚於民。管仲之富國。管仲以魚鹽富有國。李悝之平糴。魏文侯。李悝作平糴法。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民適足。平則止。小飢則發小熟所斂。中飢則發中熟所斂。大飢則發大熟所斂糴之。雖遇飢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請。取有餘以補不足也。耿壽昌之常平。漢宣帝時。耿壽昌自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不爲掊克。上下皆濟。則身享其榮。後嗣蒙其慶矣。吉凶禍福之效如此。可不戒哉。

十二載正月。帝欲加安祿山同平章事。已令張垍草制。楊國忠諫而止。時垍爲太常卿翰林院供奉。唐初詔敕。皆中書門下官有文者爲之。乾封以後。始召文士元萬頃、范履冰等。草諸文詞。常於北門候進止。謂之北門學士。中宗之世。上昭容專其事。帝卽位。始置翰林院。密邇禁庭。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書畫琴棊數術之士。皆處之。謂之待詔。

臣祖禹曰。中書門下出納王命之司也。初學記。中書令。漢武所置。出納帝命。掌尙書奏事。故詔敕行焉。明皇始制翰林。而其職始分。既發號令。預謀議。則自宰相以下。進退輕重繫之矣。豈特取其詞藝而已哉。釋老之徒。方外之士。書畫琴棊數術執伎以事上。不與士齒者也。而使與文學之臣雜處。非所以育材養賢也。上失其制。下懷其利。爲之者。不亦可羞哉。

先是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南詔蠻。大敗於瀘南。士卒死者六萬人。仲通僅以身免。楊國忠掩其敗狀。

仍敍其戰功。六月。劍南留後李宓。又將兵七萬擊南詔。閤羅鳳誘之深入。士卒罹瘴疫。飢死什七八。乃引還。蠻追擊之。宓被擒。全軍皆沒。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蓋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二十萬人。

臣祖禹曰。管子有言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君門遠於萬里。言壅蔽之爲害深也。管子法令。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庭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期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明皇信一楊國忠。喪師二十萬而不得知。喪去聲。以敗爲勝。其不亡豈不幸哉。國忠欺蔽如此。而舉朝亦無一人敢以實告君者。蓋在位者皆小人。無一賢也。當是時。明皇享國四十餘年。在位共四十六年。自以爲太平。有萬世之安。而不知禍亂將發於朝暮。由置相非其人也。可不戒哉。

帝嘗謂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力士對曰。臣聞雲南數喪師。又邊將擁兵太盛。陛下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禍發。不可復救。何謂無憂。帝曰。卿勿言。朕徐思之。自去秋水旱相維。關中大飢。楊國忠惡京兆尹李峴不附己。以災沴歸咎於峴。沴音厲。峴乎甫反。九月。貶峴長沙太守。帝憂雨傷稼。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帝以爲然。扶風太守房琯、言所部水災。國忠使御史推之。是歲天下無敢言災者。高力士侍側。帝曰。淫雨不已。卿可盡言。對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陰陽失度。臣何敢言。帝默然。

臣祖禹曰。明皇之言。未爲失也。其失者。任非其人也。誠使朝事付之相如姚、宋。相去聲。邊事付之將。去聲。

如王忠嗣。夫復何憂哉。而以姦宄爲賢能。巨猾爲忠良。是以禍亂成而不自知也。自李林甫之時。言路塞絕。唐李林甫傳。居相位十九年。固寵市權。欲蔽天子耳目。諫官皆持祿養資。無敢言者。補闕杜璡再上書言政事。斥爲下邽令。因以語動其餘曰。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不暇。亦何所論。君獨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飫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諍路絕。以妄言爲實。以實言爲妖。楊國忠知其君之可欺也。而欺之。公卿大夫百執事之人。宴安寵祿。諛佞成風。大亂將作。凡民且能知之。而無一人敢言者。蓋其君子皆去其立於朝者。皆小人也。高力士帷幄之臣。非有深謀遠慮。心知其事而不忍噤默。噤。巨禁反。說文曰。口閉也。此非其忠義過人。蓋朝廷無賢。百官失職。而至於宦者言天下之事。明皇亦可以悟矣。而曾不之省。以及於亂。不亦宜乎。

十五載三月。以吳王祇爲靈昌太守。河南都知兵馬使賈賁前至雍丘。有衆二千。先是譙郡太守楊萬石、以郡降祿山。逼眞源令張巡、使爲長史西迎賊。巡至眞源。率吏民哭於玄元皇帝廟。起兵討賊。吏民樂從者數千人。巡選精兵千人西至雍丘。與賈賁合。

臣祖禹曰。明皇之末。朝廷無忠賢。左右無正人。一旦賊兵起幽薊。唐開元十八年。以洛陽縣爲薊州。薊音計。中原瓦解。中原國也。前徐樂傳書。土崩瓦解。而顏杲卿首謀常山。眞卿唱義於平原。唐顏杲卿傳。安祿山表杲卿爲常山太守。祿山反。杲卿及長史袁履謙潛定策。時眞卿在平原。素聞逆謀。陰養死士。爲拒守計。遣盧逖至常山。約起兵斷賊北道。張介然、崔無詖、死其城郭。唐張介然傳。祿山反。守陳留。介然至。屯不三日。賊已渡河。車騎蹂騰。煙塵漫數十里。士聞鉦鼓聲。皆褫氣不能授甲。凡旬六日。城陷。斬介然於軍門。李憕、盧奕、蔣清、死其官守。唐李憕傳。憕改東京留守。安祿山反。玄宗遣封常清募兵東京。憕與盧奕。達奚珣繕城堞。綏士卒。將遏賊西鋒。

祿山度河。不數日。薄城下。懸坐留守府。奚守臺。城陷。祿山鼓而入。殺數千人。矢著闕門。執懸。奚及官屬蔣清。害之。賈賁以一尉討賊。時爲平父尉。與張巡事並見上。張巡以縣令起兵。郭子儀鷹揚於朔方。唐本傳。祿山反。詔子儀充朔方節度使。鷹揚。言其如鷹鳥之飛揚也。周武王時。太公亦稱鷹揚。故大明詩維師尚父。時惟鷹揚。李光弼電擊於河北。唐本傳。光弼代子儀爲朔方節度使。朔方。即河北也。電擊。言如雷電之擊。莫知所至。孰謂天下無人乎。蓋有之而不用也。其後興復唐室。卒賴之於忠賢。夫國有人則存。無人則亡。古者萬乘之國。有一臣則不可得而亡。況忠賢如此其多乎。唐之不亡。斷可知矣。詩云。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烈文詩。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毛氏云。競。強也。訓。道也。鄭氏云。無彊乎惟人。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彊矣。故天下諸侯順其所爲也。苟得其人。則何危亂之有。

哥舒翰軍於潼關。或說楊國忠曰。今朝廷重兵盡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於公豈不危哉。國忠大懼。乃奏潼關大軍雖盛。而無後繼。萬一失利。京師可憂。請選監牧小兒三千於苑中訓練。使李福德領之。乃募萬人屯灞上。令杜乾運將之。名爲禦賊。實備翰也。翰亦恐爲國忠所圖。乃表灞上軍隸潼關。六月。召乾運詣關。因事斬之。國忠益懼。帝遣使趣翰進兵復陝洛。翰奏以爲未可。國忠疑翰謀己。言翰逗留。將失機會。帝續遣中使趣之。項背相望。翰不得已。撫膺慟哭。引兵出關與賊將崔乾祐戰於靈寶西原。翰大敗。乾祐進克潼關。蕃將火拔歸仁等執翰以降賊。

臣祖禹曰。楊國忠既激安祿山使之速反。以信其言。楊國忠。明皇貴妃之從祖兄。天寶中。妃既進册。國忠亦浸顯。三姊皆美。帝呼爲姨。封韓。虢。秦三國夫人。出入宮掖。恩寵震天下。虢國素與國忠亂。李林甫死。拜國忠右相。先是國忠激祿山反。故因再發之。欲以其言爲信。又促哥舒翰出兵潼關。恐其爲己不利。動爲身

計。不顧社稷之患。然所以求全者。適足以自族也。夫就利避害。小人之常也。利發於己而不利於人。則爲之害於國而不害於家。則爲之。自以爲得計矣。而不知害於國。則亦害於家。不利於人。則亦不利於己。是以自古小人之敗。必至於家國俱亡。此先王所以戒小人之不可用也。明皇以天下安危寄之一相。而其人如此。安得不傾覆乎。

楊國忠首倡幸蜀之策。帝然之。甲午。移仗北內。既夕。命陳玄禮整比六軍。厚賜錢帛。選閑廐馬九百餘匹。外人皆莫之知。乙未。黎明。帝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楊國忠、韋見素、魏方進、陳玄禮、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

臣祖禹曰。傳曰。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況爲天下之主乎。古者天子巡狩必載廟主而行。明皇既不能率其民人城守。以待勤王之師。必不得已而避寇出奔。猶當告於宗廟。諭衆而行。爲備而動。則不至於顛沛矣。乃以天子之尊。獨與其所愛脫身而逃。委其子孫。皆碎賊手。明皇自取之也。自是以後。天下有變。則京師不守。人主先爲出計。自明皇始。其可醜也夫。

帝遣宦者王洛卿前行告諭郡縣。置頓食時。至咸陽望賢宮。洛卿與縣令俱逃。中使徵召吏民。莫有應者。日向中。帝猶未食。楊國忠自市胡餅以獻。於是民爭獻糲飯。厲曷反。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猶未能飽。帝皆酬其直慰勞之。衆皆哭。帝亦掩泣。

臣祖禹曰。臣民之位。上下之等。以勢相扶而已矣。天子者。以一身而寄天下之上。所恃者。衆心之所戴也。合而從之則爲人君。離而去之則爲匹夫。天下常治則能保人君之尊。亂則衆散。衆散則與匹夫何異哉。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御六馬。（書五子之歌。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云云。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先王不敢自恃如此。故其國家可保也。明皇享國幾五十年。一旦失國出奔。自長安至咸陽。不四十里而已。無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其可恃乎。

有父老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亦有詣闕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忠良。以廣聰明。蓋爲此也。臣猶記宋璟爲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平。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爲諱。惟阿諛取容。是以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帝曰。此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

臣祖禹曰。天寶之亂。田夫野人皆能知之。而其君不得聞。豈不哀哉。夫壅蔽之禍。至白刃流矢交於前。六親不能相保。而始覺也。不亦晚乎。

右玄宗在位四十六年。傳位於肅宗。寶應元年崩。年七十八。

唐鑑卷之十一

肅宗

至德元載七月甲子。帝卽位於靈武城南樓。尊玄宗曰上皇天帝。赦天下。改元。

臣祖禹曰。哥舒翰守潼關。王思禮請迴兵誅楊國忠。翰曰。此乃翰反。非祿山也。翰僨軍降虜。降。戶江切。固無足道。然其言可爲後法。肅宗以皇太子討賊。至靈武。遂自稱帝。此乃太子叛父。何以討祿山也。唐有天下。幾三百年。唐自高祖武德至昭宣帝天祐凡二百九十年。幾平聲。由漢以來。享國最爲長久。然三綱不立。語疏。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無父子君臣之義。見利而動。不顧其親。是以上無教化。下無廉恥。古之王者。必正身齊家以率天下。大記學。欲齊其家。先脩其身。其身不正。未有能正人者也。語十三。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唐之父子不正。而欲以正萬事。難矣。其享國長久。亦曰幸哉。

帝在靈武。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繫於有司。帝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

臣祖禹曰。昔趙襄子有晉陽之難。羣臣皆懈。惟高共不敢失禮。及襄子行賞。以共爲先。史趙世家。趙襄子與韓。魏之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羣臣皆有外心。禮益慢。惟高共不敢失禮。襄子懼。乃夜使相同私於韓。魏。韓。魏與合謀。以三月丙戌。三國反滅智伯。共分其地。於是襄子行賞。高共爲上。張孟同曰。

晉陽之難。唯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羣臣皆懈。唯共不敢失人臣禮。是以先之。肅宗之在朔方。唐室危如綴旒。鄭氏商頌長發詩箋云。綴。結也。旒。旌旗之垂者也。綴旒。喻其易絕。以此唐家之危亦如此。李勉不以正路夷險易其心。夷。平也。易如字。不以君父在草莽而廢其職。說文曰。草中爲莽。事君若此。可謂忠正之士矣。

文部侍郎同平章事房琯。琯。烏官切。喜賓客。好談論。多引拔知名之士。而輕鄙庸俗。人多怨之。賀蘭進明與琯有隙。言琯專爲迂闊大言。以立虛名。所引用皆浮華之黨。眞王衍之比也。帝由是疏之。琯上疏請將兵復兩京。帝許之。加持節招討西京、兼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使。琯請自選參佐。悉以戎務委李揖、劉秩。二人皆書生。不閑軍旅。琯謂人曰。賊曳落河雖多。安能敵我劉秩。琯分爲三軍。以南軍北軍爲前鋒。十月。二軍遇賊將安守忠於咸陽之陳濤斜。琯效古法。用車戰。以牛車二千乘。乘去聲。馬步夾之。賊順風鼓譟。牛皆震駭。賊縱火焚之。人畜大亂。官軍死傷者四萬餘人。存者數千而已。琯自以南軍戰。又敗。帝聞琯敗。大怒。李泌爲之營救。帝乃宥之。待琯如初。琯性高簡。時國家多難。去聲。而琯多稱病不朝謁。不以職事爲意。日與劉秩、李揖高談釋老。或聽門客董庭蘭鼓琴。庭蘭以是大招權利。明年。罷琯爲太子少師。

臣祖禹曰。房琯有高志虛名。而無實才。肅宗既疏之。而猶以爲將帥。以其能成克復之功。是不知其臣也。琯以讒見疏。而猶以討賊爲己任。是不量其君也。量如字。下同。君不知其臣。臣不量其君。而欲成天下之務。易繫辭。惟幾成天下之務。未之聞也。且肅宗任琯。而琯任劉秩。君臣不知人如此。夫安得不敗乎。

帝在彭原。廨舍隘狹。帝與張良娣博打子。（娣音弟。）聲聞於外。李泌言諸軍奏報停壅。帝乃潛令刻乾樹雞爲子。不欲有聲。良娣以是怨泌。

臣祖禹曰。明皇播遷於蜀。肅宗越在草莽。（解見上段。）宗廟焚毀。社稷丘墟。此痛心嘗膽之時也。（史越世家。吳王夫差擊越。敗之。越王句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臥即仰膽。飲食亦嘗膽。曰。女忘會稽之恥邪。女音汝。嘗膽言嘗飲其苦。）而於軍旅之中。與婦人嬉戲。豈非以位爲樂乎。肅宗之志不及遠矣。享國不永。此其兆歟。

二載四月。帝在鳳翔。是時府庫無蓄積。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空去聲。）自開府、特進、列卿、大將軍。下至中郎郎將。聽臨事注名。其後又聽以信牒授人官爵。以至異姓王者。諸有官者。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衣。去聲。）至有朝士僮僕衣金紫而身執賤役者。名器之濫。至是而極焉。

臣祖禹曰。傳曰。不軌不物。謂之亂政。（左隱五年。臧僖伯諫。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軌。法也。）官爵者。人君所以馭天下。不可以虛名而輕用也。君以爲貴。則人貴之。君以爲賤。則人賤之。難得而加於君子。則貴矣。易得而施之小人。則賤矣。肅宗欲以苟簡成功。而濫假名器。（左成二年。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輕於糞土。此亂政之極也。唐室之不競。（強也。）不亦宜乎。

九月。廣平王俶、郭子儀等大軍收兩京。初。帝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

女皆歸回紇。至是葉護（葉音攝。下同。）欲如約。俶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爲賊固守。不可復取矣。願至東京。乃如約。葉護許之。十月。收東京。回紇及西域諸胡縱兵大掠三日。軍士爲之鄉導。府庫及士民之室皆空。回紇意猶未厭。俶患之。父老請率羅錦萬匹以賂回紇。回紇乃止。

臣祖禹曰。肅宗欲克復唐室。苟求天下之賢而與之共天下之功。因民之心。以討暴逆。何患乎賊之不滅。而唐之人主。好結戎狄以求其援。肅宗姑務欲速。不爲遠謀。（語十三。欲速則不達。）至使諸胡縱掠。與賊無異。其失民也。不亦甚乎。昔武王伐商。亦有微、盧、彭、濮。（書牧誓。武王與交戰於牧野。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孔安國云。八百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羌。在西蜀。髳。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漢之南。）春秋之時。姜戎常佐晉征討。皆以中國之師制之。使爲掎角之助而已。（春秋僖三十三年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肴。杜預云。姜氏之戎居晉南鄙。戎子駒支之先也。晉人角之。諸戎掎之。不同陳。故言及掎。居綺切。）至於後世。則倚戎狄以成功。（倚。犄也。）與之共事。未有不爲患者也。

十二月。上皇至咸陽。帝備法駕迎於望賢宮。上皇在宮南樓。帝釋黃袍。著紫袍。望樓下馬。趨進。拜舞於樓下。上皇降樓。（降。如字。下也。）撫帝而泣。帝捧上皇足。嗚咽不自勝。上皇索黃袍。自爲帝著之。帝伏地頓首固辭。上皇曰。天數人心。皆歸於汝。使朕得保餘齒。汝之孝也。帝不得已。受之。上皇不肯居正殿。曰。此天子之位也。帝固請。自扶上皇登殿。尚食進食。帝品嘗而薦之。將發行宮。帝親爲上皇習馬而進之。上皇上馬。帝親執鞚行數步。上皇止之。帝乘馬前引。不敢當馳道。上皇謂左右曰。吾爲天子五十年。未爲貴。今爲天子父

乃貴耳。

臣祖禹曰。肅宗以皇太子討賊。遂自立於靈武。不由君父之命。而有天下。是以不孝令也。及其迎上皇於望賢宮。百姓皆注耳目。則辭帝服。避馳道。屑屑焉爲末禮。以眩耀於衆。豈其誠乎。況其終也用婦言而保奸謀。遷其父於西宮。卒以憤鬱而殞。事親若此。罪莫大焉。唐張庶人傳。乾元初。立爲后。稍預政事。與李輔國相助。多以私謁撓權。李輔國誅徙上皇西內。端午日。帝召山人李唐。帝方擁幼女顧唐曰。我念之。無怪也。唐曰。太上皇今日亦當念陛下。帝泫然涕下。而制於后。卒不敢謁西宮。事亦見下上元二年。又李輔國傳。輔國妄言於帝曰。太上皇居近市。交通外人。願徙入禁中。帝不寤。上皇謂力士曰。吾兒用輔國謀。恐不得終孝矣。會帝屬疾。輔國卽詐言皇帝請上皇案行宮中。馳奏曰。陛下以興慶宮湫隘。奉迎乘輿還宮中。太上還西內。自是怏怏不豫。至棄天下。

且臨危則取大利。居安則取小節。以是爲孝。亦已悖矣。孟子曰。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孟子盡心。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此之謂不知務。緦麻三月服。放飯流歠。皆飲食大嚼。齒決。齒中餘肉。謂既不能念三年之喪。而察察於緦麻三月小功五月。既放飯流歠爲大嚼。而計較於齒中餘肉。皆致其小忘其大者。喻肅宗不念上皇。而愛其公主。其肅宗之謂乎。

乾元元年六月。史思明既降。戶江切。下同。李光弼以思明終當叛亂。而烏承恩爲思明所親信。陰使圖之。又勸帝以承恩爲范陽節度副使。賜阿史那承慶鐵券。令共圖思明。帝從之。會承恩入京師。帝使內侍李思敬與之俱至范陽宣慰。承恩謀泄。思明責之。承恩謝曰。此皆李光弼之謀也。思明乃集將佐吏民向西大哭曰。臣以十三州十萬衆降朝廷。何負陛下。而欲殺臣。遂殺承恩。連坐死者二百餘人。因思敬表上其狀。帝遣中使慰諭思明曰。此非朝廷與李光弼之意。皆承恩所爲。殺之甚善。

臣祖禹曰。王者所以威服海內。惟其有信與義而已。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自立於鄉黨。況人主而爲不信。天下其誰從之。肅宗既納史思明之降。加以爵命。於時未有逆亂之節也。李光弼爲國元帥。職在禦侮。知其有不臣之志。終爲背叛。言於君而備之可也。待其發而誅之可也。乃使傳語之臣。陰與其黨爲盜賊之計。不亦辱王命乎。若事之捷。（勝也）則反側之人。（反側。不正貌。）誰不懷懼。事之不捷。適足以長亂。（長。丁丈切。）非所以弭亂也。（弭。止也。）既失信於已降之虜。又歸罪於死事之臣。欲以服天下奸雄之心。（奸與姦同。）豈不難哉。

九月。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帝以子儀、光弼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官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置使。觀軍容之名自此始。明年三月。九節度之師六十萬潰於相州。

臣祖禹曰。夙沙衛殿齊師。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左襄十八年。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杜預云。奄人殿師。故以爲辱。殿。丁亮切。軍後曰殿。）夫以諸侯之師。使閹人殿之。猶以爲辱。況天子之師。而使宦者爲之主帥乎。是辱天下之衆也。且慶緒窮虜。郭、李不世出之將也。使朝恩節制之。猶不免於敗。則庸人可知矣。肅宗初復兩京。舉六十萬之衆而棄之。其不亡亦幸哉。

上元元年十一月。淮西節度使王仲昇、惡宋州刺史劉展。使監軍邢延恩入奏展倔彊不受命。名應謠讖請除之。延恩因說帝曰。展與李銑一體之人。今銑誅。展不自安。不去之。恐爲亂。然展方握強兵。請除展江

淮都統。代李峘。俟其釋兵赴鎮。中道執之。此一夫力耳。帝從之。以展爲江淮都統三道節度使。密敕李峘、鄧景山圖之。延恩授展制書。展疑之。延恩乃馳詣廣陵。與峘謀解印節以授展。展舉宋州兵七千趨廣陵。延恩知展已得其情。還奔廣陵。與李峘、鄧景山發兵拒之。移檄州縣。言展反。展亦移檄言峘反。使其將擊景山。景山衆潰。延恩奔壽州。展引兵入廣陵。峘悉銳兵守京口。聞展將至。軍自潰。峘奔宣城。展陷潤州、昇州。十二月。陷蘇州、常州、湖州、泗州、宣州、濠楚、舒和、滁廬等州。初。帝命平盧兵馬使田神功將所部精兵三千屯任城。鄧景山既敗。與邢延恩奏乞敕神功救淮南。未報。景山遣人趣之。且許以淮南金帛子女爲賂。神功討展。展敗。神功入廣陵。及楚州。大掠殺商胡以千數。城中穿掘略徧。明年。擊展。斬之。平盧軍大掠十餘日。安史之亂。兵不及江淮。至是其民始罹荼毒矣。

臣祖禹曰。邢延恩一言。而朝廷信失。藩臣背叛。江淮數千里。罹塗炭之患。書仲虺之誥。民墜塗炭。孔安國云。民之危險。若陷泥墜火。無救之者。甚矣。小人之交亂四國也。肅宗不明。有以來讒慝之口。豈特一延恩之罪哉。

三年五月。初李輔國與張后同謀。遷上皇於西內。是日端午。山人李唐見帝。帝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唐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帝泫然泣下。然畏張后。尚不敢詣西內。

臣祖禹曰。陽失其所以爲陽。則制於陰。剛失其所以爲剛。則困於柔。君與夫爲陽爲剛。臣與婦爲陰爲柔。肅宗見制於輔國張后。故爲陽制於陰。剛困於柔。肅宗不君。故制於小人女子。不能釐疾。而反畏之。欲見其父而且不敢。其況能保四海乎。

九月。制去尊號。但稱皇帝。去年號。但稱元年。以建子月爲歲首。月皆以所建爲數。音疏 因赦天下。

臣祖禹曰。肅宗信禳祈之小數。以爲更制改號。更亦改。平聲。可以致福而弭禍。弭。除也。夫畏鬼神。聽巫覡者。匹婦之愚也。男巫曰巫。女巫曰覡。覡。胡狄切。以天下之君爲之。不亦異哉。

寶應元年建巳月。楚州刺史崔侁表稱。有尼眞如恍惚登天。見上帝賜以寶玉十三枚云。中國有災。以此鎮之。羣臣表賀。甲寅。上皇崩。帝疾轉劇。乃命太子監國。甲子。制改元復。以建寅月爲正月。月數皆如舊。赦天下。丁卯。帝崩。

臣祖禹曰。昔堯命重黎。絕地天通。書呂刑。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蓋惡神人雜糅。巫覡矯妄。而誣天罔民也。後世主昏於上。民迷於下。黷亂天下。無所不有。肅宗父子不相信。妖由人興。故奸僞得以惑之。獲寶不一月。而二帝崩。吉凶之驗。可睹矣。

帝疾篤。張皇后與太子謀誅李輔國。太子不可。后乃召越王係諭之。授甲於長生殿。程元振知其謀。密告輔國。以兵送太子於飛龍廐。輔國元振夜勒兵三殿。收捕越王係及宦官等百餘人。遷后於別殿。帝在長生殿。使者逼后下殿。使去聲。并左右數十人幽於後宮。宦官宮人皆驚駭逃散。帝尋崩。輔國等殺后。并係及兗王僩。

臣祖禹曰。李輔國本飛龍馬家皂隸之流。唐本傳。輔國以閹奴爲閑廐小兒。肅宗尊寵而任之。委之以政。授之以兵。明

皇以憂崩。己以駭歿。張后二王以戮死。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此近小人之禍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初。帝召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瑱赴京師。（瑱音鎮。）瑱諷將吏上表留之。行及鄧州。復令還鎮荊南。呂諲（諲音因。）淮西王仲昇及中使往來者。言瑱曲收衆心。恐久難制。帝乃割商金均房別置觀察使。令瑱止領六州。行軍司馬裴茙謀奪瑱位。（茙音戎。）密表瑱倔彊難制。（倔。渠勿切。）請以兵襲取之。帝以爲然。乃以瑱爲淮西河南十六州節度。外云寵任。實欲圖之。密敕以茙代瑱爲襄鄧等州防禦使。瑱聞徙鎮。大懼。又諷將吏留己。代宗欲姑息無事。復以瑱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裴茙既得密敕。即率麾下二千趣襄陽。（趣與趨同。）瑱以兵逆之。（逆迎也。）問所以來。對曰。尚書不受朝命。故來若受代。謹當釋兵。瑱曰。吾已蒙恩復留鎮此。因取敕及告身示之。茙驚惑。瑱與薛南陽縱兵夾擊。大破之。追擒茙於申口。送京師。賜死。

臣祖禹曰。肅宗信讒黜陟不明。以藩鎮爲餌。欲誘反側之臣。故劉展叛於前。來瑱亂於後。皆朝廷易置（易如字。）不以其道故也。且瑱未失臣節。而行裴茙篡奪之謀。使茙克瑱而代其位。不若瑱跋扈之爲愈也。（跋扈。強梁之稱。扈音戶。）夫藩臣倔彊阻兵。得一賢相。足以制之。肅宗謀及宦者。得無亂乎。

右肅宗在位七年崩。年五十三。

唐鑑卷之十二

代宗

廣德元年閏正月。以史朝義降將薛嵩爲相、衞、邢、洺、貝、磁、六州節度使。田承嗣爲魏、博、德、滄、瀛、五州都防禦使。李懷僊仍故地。爲幽州盧龍節度使。時河北諸州皆已降。嵩等迎僕固懷恩拜於馬首。乞行間自效。懷恩亦恐賊平寵衰。故奏留嵩等及李寶臣分帥河北。自爲黨援。朝廷亦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而授之。

臣祖禹曰。僕固懷恩既平河北。而除惡不絕其本。復留賊黨以邀後功。亦由任蕃夷爲制將故也。唐失河北。實自此始。使郭、李爲將。其肯遺國患乎。遺去聲。

六月。禮部侍郎楊綰上疏。論進士明經之弊。請令縣令察孝廉。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任各占一經。朝廷擇儒學之士。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卽注官。中第得出身。下第罷歸。左丞賈至議。以爲自東晉以來。人多僑寓。士居鄉土。百無一二。請兼廣學校。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勅禮部具條目以聞。七月。綰上貢舉條目。秀才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五道。國子監、舉人、令博士薦於祭酒。試通者。升之於省。如鄉貢法。明法、委邢部考試。或以爲明經進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雖不行。識者是之。

臣祖禹曰。自三代以後。取士之法。不本於鄉里學校。三代以前。以鄉舉里選取士。記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於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至唐而其弊極矣。惟楊綰貢舉之議。最爲近古。可行而卒爲庸人沮止。況先王所以致治之具。欲舉而措之天下。不亦難乎。

二年二月。僕固懷恩叛。其子瑒爲其衆所殺。傳首詣闕。羣臣入賀。帝慘然不悅曰。朕信不及人。致勳臣顛越。深用爲愧。又何賀焉。命輦懷恩母至長安。給待優厚。月餘。以壽終。以禮葬之。功臣皆感歎。帝之幸陝也。李光弼竟遷延不至。帝恐遂成嫌隙。其母在河中。數遣中使存問之。吐蕃退。除光弼東都留守。以察其去就。光弼辭以就江淮糧運。引兵歸徐州。帝迎其母至長安。厚加供給。使其弟光進掌禁兵。遇之加厚。

臣祖禹曰。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左莊十一年。臧文仲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代宗之責己也厚。其待人也恕。韓原毀。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恕。而誠不能感物。何哉。賞罰無章。而善善惡惡不明。上下之情不通。讒巧得行於其間。故也。是以有功者不自保。無罪者恐見誅。以恩加人而人不親。以信示人而人益疑。紀綱壞亂。恩威不立。爲唐世姑息之主。記檀弓。小人之愛人也以姑息。鄭氏云。息。猶安也。言苟容取安也。由不得其道也。

大歷五年十一月。元載以李泌有寵於帝。忌之。與其黨攻之不已。會江西觀察使魏少游求參佐。帝謂泌曰。元載不容卿。朕今匿卿於魏少游所。俟朕決意除載。當有信報。卿可束裝來也。乃以泌爲江西判官。且

屬少游使善待之。

臣祖禹曰。代宗以萬乘之主。不能庇一臣。而匿之於遠藩。既相元載。知其不可則退之而已矣。乃欲稔其惡而誅之。稔。熟也。且載方見任。而與泌密除載。然則人臣誰敢自保。皆非人君之道。此天下所以多亂也。

六年八月。帝厭元載所爲。思得士大夫之不阿附者爲腹心。漸收載權。內出制書。以浙西觀察使李栖筠爲御史大夫。宰相不知。載由是稍絀。音屈

臣祖禹曰。代宗知元載之惡。欲罷其相位。一言而已可也。誰敢不從。且載所以方命專政者。挾君以爲重也。君去之。則失其所恃。何惡之能爲。乃立黨自助以傾其相。視之如敵國。敵。匹也。相匹敵之國。如春秋時秦晉之類。主勢不已卑乎。

九年三月。以皇女永樂公主許妻魏博節度使田承嗣之子華。帝意欲固結其心。而承嗣益驕慢。

臣祖禹曰。齊景公涕出而女於吳。以爲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孟離婁上。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女。去聲。齊與吳皆列國也。後世且猶羞之。代宗德不足以柔服。刑不足以御姦。以天子之尊。而以女許嫁叛臣之子。苟欲姑息。而反以納侮。君道卑替。亦已甚矣。此公卿大臣之恥也。

十年十月。諸鎮討田承嗣。帝嘉李寶臣之功。遣中使馬承倩齎詔勞之。將還。寶臣自詣其館。遺之百縑。承

倩詬罵。擲出道中。寶臣慙。其左右兵馬使王武俊說寶臣曰。令公在軍中新立功。豎子尙爾。況寇平之後。以一幅詔書召歸闕。下一匹夫耳。不如釋承嗣以爲己資。寶臣遂有玩寇之志。

臣祖禹曰。齊寺人貂漏師于多魚。左僖二十年。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杜預云。寺人。內閹官豎貂也。多魚。地名。齊桓多嬖寵。內則如夫人者六人。外則幸豎貂。易牙之等。終以此亂國。傳言貂於此始被貴寵。漏泄桓公軍事。爲齊亂張本。夙沙衛殺馬以塞道而殖綽、郭最見獲。左襄十八年。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爲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爲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以宦寺敗國喪師。喪去聲。承倩一怒寶臣而諸鎮解體。巨猾逋誅。終唐之世。不能取魏。其爲害也。過於寺人貂、夙沙衛遠矣。

十二年。元載伏誅。楊綰爲相。綰性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卽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

臣祖禹曰。上之化下。如風之靡草也。語十二。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靡亦偃。楊綰以清名儉德爲相。而天下從之如此。況人君能正己以先海內。其有不率者乎。是以先王必正其心。脩其身。而天下自治。記大學。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孟離婁云。此之謂也。

是秋霖雨。河中府池鹽多敗。戶部侍郎判度支。度。徒諾切。韓滉恐鹽戶減稅。奏雨雖多不害鹽。仍有瑞鹽生。

帝疑其不然。遣諫議大夫蔣鎮往視之。京兆尹黎幹奏秋霖損稼。滉奏幹不實。帝令御史按察。奏所損凡三萬餘頃。渭南令劉澡、阿附度支。稱縣境田獨不損。御史趙計、奏與澡同。帝曰。霖雨溥博。豈得渭南獨無。更命御史朱敖視之。損三千餘頃。帝歎息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乃不仁如是乎。貶澡南浦尉。計灃州司戶。而不問滉。蔣鎮還奏瑞鹽實如滉所言。仍上表賀。請宣付史臣。并置神祠。錫以嘉名。帝從之。賜號寶應靈慶池。時人醜之。

臣祖禹曰。代宗責縣令職在字人。無恤隱之心。（隱。憫也。）而阿黨權勢。黜之當矣。韓滉掌邦計之臣。（滉判度支。故云掌邦計。）敢爲面欺。乃置而不問。是刑罰止行於卑賤。而不行於貴近也。蔣鎮以諫官受委覆實。而共爲姦罔。人主卒受其欺。廷臣亦無敢言。此二臣者。豈非以其君雖欲恤民。而卒歸於好利受佞。可以蒙蔽。故敢行詐。而無所忌憚也。是以雖有仁心。而民不被其澤。（孟離婁。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政。）天下愈受其弊。由賞罰不平。聽任不明故也。且在縣令與御史。則始疑而終察之。在戶部與諫官。則始疑而終信之。其爲欺一也。明於疏遠。而眩於貴近。是朝廷無公道也。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書洪範五。皇極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若代宗者。其何責焉。

十四年五月。德宗卽位。在亮陰中。動遵禮法。閏月。詔罷省四方貢獻之不急者。罷梨園使及樂工三百餘人。又詔天下無奏祥瑞。及獻珍禽奇獸怪草異木。內莊宅使上言。諸州有官租萬四千餘斛。帝令分給所

在充軍儲。放諸國所獻馴象於荆山之陽。凡四十有二。及豹貙（貙・女猾切・）鬬雞獵犬之類。悉縱之。又出宮女數百人。於是中外皆悅。淄青軍士至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

臣祖禹曰。德宗卽位之初。思致太平。知天下厭代宗之政。滌其煩穢。決其底滯。四海之內。聞風震悚。以爲不世出之主也。（唐太宗紀贊・至治之君不世出・）不數年而致大亂。何哉。燭理不明。而所任非人。求欲速之功。役其獨智而不本於人情故也。（前晁錯傳・策三王・計安天下・必本於人情・）孟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其德宗之謂乎。

代宗優寵宦官。奉使者不禁其求取。嘗遣中使賜妃族。還問所得頗少。代宗不悅。以爲輕我命。妃懼。遽以私物償之。由是中使公求賂遺無所忌憚。宰相常貯錢於閤中。每賜一物。宣一旨。無徒還者。出使所歷州縣移文。取貨與賦稅同。皆重載而歸。德宗素知其弊。及卽位。遣中使邵光超、賜李希烈旌節。希烈贈之僕馬及縑七百匹。黃茗二百斤。帝聞之。怒杖光超六十而流之。於是中使之未歸。皆瀉棄所得於山谷。雖與之莫敢受。

臣祖禹曰。代宗寵宦者。而縱之受賂。雖爲蠹政。其害未大也。德宗矯其失而深懲之。豈不明哉。然其終也。舉不信羣臣。惟宦者之從。至委以禁兵。持天下之柄而授之。（唐劉貞亮傳・德宗貞元末・宦人領兵・附順者益衆・宦者傳序・德宗懲艾泚賊・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主之・置中護軍尉・中護軍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遷・政在宦人・舉手伸縮・便有輕重・）其後人主廢置於其手。（如王守澄弒憲宗於中和殿・立穆宗・楊復恭立昭宗・自稱立天子・既得位・乃廢定策國老・奈負心門生何之類・）則其爲害又甚於代宗。何其明於知父之失。而闇於知己之非乎。昔者明王欲

改其先君之過者。殆不然。故夫德宗卽位之初。凡深矯代宗之政者。愚人以爲喜。而哲人以爲憂。蓋出於一時之銳。而無忠信誠慤之心以守之。（記檀弓。苟無忠信誠慤之心。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未有不甚之者也。

右代宗在位十八年。崩年五十三。

德宗一

建中元年正月。始用楊炎議。約百姓丁產定等級作兩稅法。比來新舊徵科色目。一切罷之。二稅外輒率一錢者。以枉法論。

臣祖禹曰。立法者。其始未嘗不廉。而終於貪。出令者。其始未嘗不戒。而終於廢。法令者。人君爲之。而與天下共守之者也。（唐李乾祐。法令者。與天下共之。）苟朝廷自不守其法。則天下其誰守之。德宗之政。名廉而實貪。故其令始戒而終廢。其初禁暴。非不嚴也。而刻剝之令。紛然繼出。天下不勝其弊。（勝平聲。）蓋法雖備具。而意常誅求。人君用意出於法外。天下之吏奉朝廷之意。而不奉其法。逆意有罪。奉法無功。是以法雖存。而常爲無用之文也。

帝初卽位。疏斥宦官。親任朝士。而張涉以儒學入侍。薛邕以文雅登朝。繼以贓敗。宦官、武將得以藉口。曰。南牙文臣。贓動至巨萬。而謂我曹濁亂天下。豈非欺罔邪。於是帝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

臣祖禹曰。德宗之不明。豈足與有爲哉。二臣以贓敗。而疑天下之士皆貪。何其信小人之深。而待君子

之淺也。舜不以朝有四凶、而不舉元、凱。左文十八年。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人謂之八凱。高辛氏有子八人。忠肅共懿。宣慈惠和。謂之八元。舜舉八凱。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舉八元。敷五教於四方。四凶。謂共工。驩兜。三苗。鯀。周不以家有管、蔡、而不封懿親。管叔。蔡叔。周武王弟。夫以失於一人而不入聲取於衆。是以噎而廢食也。已則不明。不能求賢。卒委宦者以爲腹心。乃疑朝士皆不可倚仗。不自知其蔽也。

二年二月。以御史大夫盧杞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杞陰狡。欲起勢立威。小不附己者。必欲寘之死地。引太常博士裴延齡、爲集賢直學士。親任之。

臣祖禹曰。君子與小人。莫不引其類而聚於朝。前劉向傳。封事。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人君得一賢者而相之。爲相者舉其類而進之。後之進者亦舉其類。繼之者。莫非賢也。其國未嘗無人焉。則是得一賢、而百姓被其德澤者。數十年而未已也。其任小人也。豈特一時之患哉。亦舉其類而進之。後之進者。亦舉其類。繼之者。莫非小人也。是以任一不肖而天下被其災害者。亦數十年而未已焉。德宗既相盧杞。而杞復引延齡用爲助。則其國政可知矣。盧杞相於建中之初。而延齡用於正元之後。是始終之以小人也。故德宗之時。賢人君子常阨窮。而道不得行。由小人彙進而不已也。彙。類也。人君置相。可不慎哉。

三年四月。帝遣中使發河朔三鎮兵討田悅。王武俊不受詔。執使者送朱滔。滔言於衆曰。將士有功者。吾奏求官勳皆不遂。今欲與諸君共趨魏州。擊破馬燧。以取溫飽。何如皆不應。三問。乃曰。幽州之人。自安史

之反。從而南者。無一人得還。今其遺人痛入骨髓。況太尉司徒皆受國寵榮。將士亦各蒙官勳。誠且願保目前。不敢更有僥覬。滔默然而罷。乃誅大將數十人。厚撫循其士卒。帝聞之。以力未能制滔。賜滔爵通義郡王。冀以安之。滔反謀益甚。分兵營於趙州。劉怦以書諫止之。滔不從。遣人誘張孝忠。孝忠拒之。滔將兵發深州。至束鹿。將行。士卒忽大亂。諠譟曰。天子令司徒歸幽州。奈何違勅南救田悅。滔大懼。走匿。蔡雄等矯傳滔令。諭士卒曰。今茲南行。乃爲汝曹。非自爲也。衆乃共殺勅使。（德宗）又呼曰。雖知司徒此行爲士卒。終不如且奉詔歸鎮。雄復諭之。衆然後定。滔卽引軍還深州。密令訪察唱亂者。得二百餘人。悉斬之。乃復引兵而南。衆莫敢前卻。

臣祖禹曰。民皆有常性。（書湯誥。惟皇上帝降衷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飢食渴飲。以養其父母妻子。而終天年。此人情之所欲也。豈樂爲叛而沈其族哉。然自古治少而亂多。由上失其道。而民不知所從。（語十九。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故姦雄得以詭其衆而用之也。天寶以後。幽薊爲反逆之區。中國視之。無異戎狄。朱滔劫其民如此。不得已而後從之。亦足見其本非好亂也。君人者。可以省己而脩政矣。詩序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六月詩。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先王不以罪四夷。而咎中國。反求諸己。自脩而已矣。（孟公孫丑。反求諸己而已矣。）人君苟行仁政。使民親其長。愛其上。（孟梁惠下。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驅之爲亂。莫肯從也。姦雄豈得而詐之哉。

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緡。府庫不支數月。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建議。以爲貨利所聚。皆在富商。請括

富商錢。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軍計。天下不過借一二千商。則數年之用足矣。帝從之。詔借商人錢。令判度支條上。判度支杜佑、大索長安中商賈所有貨。意其不實。輒加搒捶。人不勝苦。有縊死者。長安囂然。如被寇盜。計所得纔八十餘萬緡。又括僦櫃錢。凡蓄積錢帛粟麥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百姓爲之罷市。相帥遮宰相馬自訴。以千萬數。盧杞始慰諭之。勢不可遏。乃疾驅自他道歸。計悉借商所得二百萬緡。人已竭矣。

臣祖禹曰。人君用天下之力。取天下之財。征伐不庭。以一海內。所以保民也。而兵革既起。未嘗不虐其民。暴斂之害甚於寇盜。寇盜害民之命。而暴斂失民之心。害民命者。君得而治之。君失民心。則不可得而復收也。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記檀弓。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哭也。一似重憂者。而曰然。昔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識音志。借商之事可見矣。議者必曰。不有小害。不得大利。不有小殘。不成大功。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是以人主甘心焉。而卒致大亂。此不可以不戒。

帝初卽位。崔祐甫爲相。務崇寬大。故當時以爲有貞觀之風。想望太平。及盧杞爲相。知帝性多忌。因以疑似離間羣臣。勸帝以嚴刻御吏。中外失望。

臣祖禹曰。德宗性本猜克。克。當作刻。唐本傳。德宗猜忌刻薄。以彊明自任。故小人易入。用崔祐甫則治。用盧杞則亂。祐甫輔德宗之以寬大。固益其德矣。杞輔之以嚴刻。則合其性焉。由其本猜克故也。當其卽政之始。勵精求治。

舊本紀。史臣曰。帝初總萬幾。勵精治道。猶能任賢。一爲小人所指導。而終身不復。使祐甫用於貞元之後。亦豈得行其志哉。

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奏。本道稅錢每千請增二百。五月。詔他道皆如淮南。又鹽每斗價皆增百錢。十一月。加少遊同平章事。

臣祖禹曰。少遊重斂加賦。以媚上求寵。此民賊也。德宗推其法於天下。而以宰相賞之。是以百吏成風。競爲刻剝。民不勝困。以至大亂。夫以天官當民賊。孟告子。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安得無顛覆之禍乎。

唐鑑卷之十三

德宗二

建中四年正月。關播、薦李元平有將相之器。帝擢元平爲汝州別駕。李希烈襲陷汝州。捕之。僞署御史中丞。播聞之。詫曰。元平事濟矣。謂必覆賊而建功也。左右笑之。無何。賊僞署爲宰相。有告其貳者。元平斷一指自誓。帝患希烈。問計於盧杞。杞惡顏眞卿。對曰。眞卿爲四方所信。使宣慰希烈。可不勞師旅而服。帝以爲然。命眞卿宣慰希烈。爲希烈所留。眞卿叱責之。竟爲希烈所殺。

臣祖禹曰。關播薦李元平。盧杞陷顏眞卿。宰相之所好惡如此。其事暴於天下。暴・露也・非難見也。而德宗不知。惟其不好直而好佞。好・呼報切・所以蔽也。相非其人。欲不亂。其可得乎。

五月。初行稅間架。除陌錢法。時河東、澤潞、河陽、朔方、四軍。屯魏縣、神策、永平、宣武、淮南、浙西、荆南、江西、沔鄂、湖南、黔中、劍南、嶺南諸軍。環淮寧之境。沔・彌兗切・舊制諸道軍出境。則仰給度支。度・徒各切・帝憂恤將士。每出境。加給酒肉。本道粮仍給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給。故將士利之。每出境。纔踰境而止。月費錢百三十餘萬緡。常賦不能供。判度支趙贊乃奏行二法。所謂稅間架者。每屋兩架者爲間。上屋稅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吏執筆握算。入人室廬。計其數。或有宅屋多而無它資者。出錢動數百緡。敢匿一間。杖六十。賞告

者。錢五十緡。官所謂除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賣買。每緡官留五十錢。給它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爲率。敢隱錢百杖六十。罰錢二千。賞告者錢十緡。其賞錢皆出坐事之家。於是愁怨之聲。聞於遠近。

臣祖禹曰。易剝之六四曰。剝牀以膚凶。易曰。剝牀以膚凶。象曰。剝牀以膚。何可長也。見上註。夫牀者。膚之所依也。剝牀不已。必害於膚。剝民不已。必害於君。故象曰。切近災也。德宗有平一海內之志。而求欲速之功。語十三。欲速則不達。不務養民。而先用武。軍食不足。則暴征橫斂以繼之。民愁兵怨。激而成亂。自古不固邦本而攻戰不息者。書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必有意外之患。此後王之深戒也。

八月。翰林學士陸贄。以兵窮民困。恐別生內變。乃上奏。其略曰。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又曰。無紓目前之虞。紓音舒。或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財者人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矣。又曰。人搖不寧。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爲。乃禍之所起也。又論關中形勢。略曰。今關輔之間。興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衞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贄請追還神策六軍。明敕涇、隴、邠、寧。但令嚴備封守。仍令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民。又降德音。罷京城及畿縣架間等雜稅。則冀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人心不搖。邦本自固。帝不能用。

臣祖禹曰。賢者之知國。如良醫之知疾。察其形以爲病色。視其脈理而識死生之變。不待其顛朴而後

以爲病也。仆音赴。陸贄論用兵之致亂。如蓍龜之先見。何其智哉。夫豈如瞽史之知天道乎。亦觀其事而知之也。非獨如贄之賢者能知之。意天下之凡民亦必有知之者。惟人君不覺也。天下之患在於人莫敢言。而君不得知。言之而不聽。則末如之何也。必亂而已矣。

李希烈圍襄城。危急。帝發涇原等諸道兵救之。十月。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軍士冒雨寒甚。多攜子弟而來。冀得厚賜遺其家。既至一無所賜。發至滻水。詔京兆尹王翃犒師。唯糲食菜餞。衆怒蹴而覆之。遂作亂。還趨京城。百姓狼狽駭走。賊大呼告之曰。汝曹勿恐。不奪汝商貨儎質矣。不稅汝間架陌錢矣。

臣祖禹曰。昔秦逐匈奴。戍五嶺。而陳勝起大澤。前張耳陳餘傳。耳。餘爲左右校尉。至諸縣。說其豪傑曰。秦爲亂政。北爲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云云。使天下父子不相師。今陳王奮臂爲天下倡始。莫不嚮應。隋伐突厥高麗。而楊元感亂黎陽。自古攻戰不已。傾國以外向者。必召內患。民疲而本搖。故也。襄城之危。德宗以爲至憂。故竭天下之力以救之。而不知大盜之覆都邑。譬之欲除疥而疾潰於腹。心欲救四支而禍發於頭目。兵革既起。天下之變。其可勝慮乎。

初。神策軍使白志貞掌召募禁兵東征。死亡者。志貞皆隱不以聞。但受市井富兒賂而補之。名在軍籍。受賜。而身居市廛爲販鬻。司農卿段秀實上言。禁兵不精。其數全少。猝有患難。將何以待之。不聽。至是帝召禁兵以禦賊。竟無一人至者。帝乃出幸奉天。

臣祖禹曰。周公作立政以戒成王。自左右常伯至於綴衣虎賁。皆選忠良。而勿以憸人。書立政。周公作立政。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成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云云。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是時齊侯呂伋掌天子之兵。故康王之立。太保命仲桓、南宮毛、取二干戈。虎賁百人。以逆周家。以爲天子心膂爪牙者。太公之子也。書顧命。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其發之也。以宰相之命。二諸侯往焉。愼重如此。王室其可亂乎。晉悼公使弁糾御戎。荀賓爲右。使訓諸御知義。羣騶知禮。故可用也。史晉世家。至漢之時。宿衞者。猶以忠力之臣。與公卿之子。蓋古之遺法也。夫以天子之尊。必使諸侯與天下之賢者共扞衞之。訓其徒旅。使知禮義。不如是。不足以爲固也。後世苟簡。人君多疑。寧與小人而不與君子。德宗之世。所任尤非其人。至於變起京邑。而無一卒之衞。其後懲前之失。委之宦者。而其禍愈深。夫聚天下不義之人。使執利器而環天子之居。不以付之忠賢。臣是以知後世人主之不尊。國家之無法也。

翰林學士姜公輔叩馬言曰。朱泚嘗爲涇帥。坐弟滔之故。廢處京師。臣嘗謂陛下既不能推心待之。則不如殺之。毋貽後患。今亂兵若奉以爲主。則難制矣。請召使從行。帝倉猝不暇用其言。曰。無及矣。既而姚令言與亂兵謀。果迎泚而立之。帝初至奉天。詔徵諸道兵入援。有上言朱泚爲兵所立。且來攻城。宜早脩守備。盧杞切齒言曰。朱泚忠貞。羣臣莫及。奈何言其從亂。傷大臣心。臣請以百口保其不反。帝亦以爲然。又聞羣臣勸泚奉迎。乃詔諸道援兵至者。皆營於三十里外。姜公輔諫曰。今宿衞軍寡。防慮不可不深。若泚

竭忠奉迎。何憚於兵多。如其不然。有備無患。帝乃悉召援兵入城。盧杞及白志貞言於帝曰。臣觀朱泚心迹。必不至爲逆。願擇大臣入京城宣慰以察之。帝以問從臣。皆畏憚無敢行。金吾將軍吳淑獨請行。既至。爲泚所殺。鳳翔後營將李楚琳嘗事朱泚。夜與其黨作亂。殺節度使張鎰。始帝以奉天迫隘。欲幸鳳翔。戶部尚書蕭復、遽請見曰。陛下大誤。鳳翔將卒。皆朱泚故部曲。其中必有與之同惡者。臣尚憂張鎰不能久。豈得以鑾輿蹈不測之淵乎。帝曰。吾行計已決。試爲卿留一日。明日聞鳳翔亂乃止。是月。以復爲吏部尚書。公輔爲諫議大夫。並同平章事。朱泚自將逼奉天。十一月。靈武留後杜希全等四軍入援。將至。上召將相議道所從出。關播、渾瑊曰。漠谷道險狹。恐爲賊所邀。不若自乾陵北過俯柏城。而行營於城東北雞子堆。與城中掎角相應。掎：居綺切。偏：引也。且分賊勢。盧杞曰。漠谷路近。若爲賊所邀。則城中應接可也。倘出乾陵。恐驚陵寢。渾瑊曰。自泚圍城。斬乾陵松柏。以夜繼晝。其驚多矣。今城中危急。諸道救兵未至。惟希全等來。所繫非輕。若得營據要地。則泚可破也。杞曰。陛下行師。豈比逆賊。若令希全等過自驚陵寢也。帝乃命希全等自漠谷進。希全等果爲賊所邀。死傷甚衆。城中出兵應接。爲賊所敗。是夕。四軍潰退。保邠州。泚攻益急。

臣祖禹曰。人君如欲知其臣。聽其言而以事驗之。則忠邪賢不肖可得而見矣。姜公輔策朱泚必反。蕭復言鳳翔必亂。見幾知變。何其明也。盧杞以百口保泚。請遣大臣宣慰。而吳淑沒於賊。又誤援軍。奉天

益危。宰相謀國乖剌如此。則其人可知矣。奉天之守。實公輔與復是賴。德宗雖以爲相。不旋踵而疏斥之。踵。足後也。杞幾亡社稷。幾平聲。至死猶以爲賢。自古臨禍難而不悟。難去聲。鮮有如德宗者也。鮮上聲。

朱泚僭號大秦皇帝。置百官。以樊系爲禮部侍郎。系爲泚譔册文。既成。仰藥而死。

臣祖禹曰。司馬遷有言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使樊系能拒朱泚。不作册文而死。豈不爲忠臣乎。而文成乃死。是亦爲逆而已矣。惜哉其爲忠與逆。在於作與不作而已。系之不敢拒泚。不過畏死而怯耳。而卒不免於死。其愚豈不甚哉。能死而不能拒泚。此特臧獲婢妾之引決者耳。引決自經也。非能勇也。士有不幸而身處危亂者。其亦視此以爲戒哉。

朱泚攻圍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帝嘗遣健步出城覘賊。覘。庫廉切。視也。其人懇以苦寒爲辭。跪奏乞一襦袴。上音儒。下音跨。帝爲之尋求不獲。竟憫默而遣之。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糲米。不精也。音厲。又郎葛切。脫粟也。每俟賊休息夜縋人於城外采蕪菁根而進之。帝召卿相將吏謂曰。朕以不德。自陷危亡。固其宜也。公輩無罪。宜早降以救室家。羣臣皆頓首流涕。期盡死力。故將士雖困急而銳氣不衰。

臣祖禹曰。德宗以飢羸之卒。守一縣之地。而當朱泚十萬之師。備禦俱竭。危不容喘。所恃者人心未去也。卒能克復宗社。不失舊物。先是夏少康不失舊物。於此引以爲言。而況以天下之大。億兆之衆。守之以道德。用之以仁義。其誰能敵之。故人君苟得民心。則不在地之廣狹。兵之衆寡。王天下猶反掌也。湯以七十里。文王以

百里。孟公孫丑。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豈不信哉。

朱泚既據府庫之富。不愛金帛以悅將士。公卿家屬在城者。皆給月俸。神策六軍從車駕。及哥舒曜、李晟者。泚皆給其家糧。加以繕完器械。日費甚廣。及長安平。府庫尚有餘蓄。見者皆追怨有司之暴斂焉。

臣祖禹曰。德宗欲剗滅藩鎮。故聚天下之財。因師出以爲名。而多殖貨利。書仲虺之誥。惟土不殖貨利。安國云。殖。生也。貨。資貨。利財。資以爲人主可欺天下。而莫之知也。夫匹夫猶不可以家之有無欺其鄰里。況人主內有餘富。而可以不足欺天下乎。得財而失民。將誰與守矣。其失國宜哉。而向之所積。反爲盜資。貨悖而出。猶不能竭。先王不以利爲利。而以義爲利。蓋以此也。

唐鑑卷之十四

德宗三

帝問陸贄以當今切務。贄以鄉日致亂。鄉音向。由上下之情不通。勸帝接下從諫。乃上疏。其略曰。若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惡。烏故切。去上聲。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又曰。四方既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疏奏旬日。帝無所施行。亦不詰問。贄又上疏。其略曰。人各隱情。以言爲諱。至於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帝乃遣中使諭之曰。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體。全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他。其失反在推誠。又諫官論事。罕能愼密。例自矜衒。歸過於朕。以自取名。朕從卽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遽卽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以來。事祇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亦非倦於接納。贄上疏。其略曰。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又曰。唯信與誠。有補無失。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又曰。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偸。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又曰。誠信之道。不可斯須而去身。

願陛下愼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爲悔者也。又曰。仲虺贊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吉甫誦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聖賢之意。較然著明。唯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又曰。諫官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又曰。陛下雖窮其辭。而非窮其理。雖服其口。而未服其心。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爲盛德。帝頗采用其言。爲字。如

臣祖禹曰。德宗播遷。幾於亡國。不能反求諸己。已見上卷。而以爲失在推誠。既過而不改。又諫而不從。乃疑臣下之揚其惡而掠其美。左傳。掠美以爲昏。因不復以聽納爲事。甚矣其無人君之德也。陸贄之言。曲盡其情。考其聽從。曾無一二臣。故剡其大略。剡。下括切。以見德宗之性。與其行事。以爲戒焉。

李懷光頓兵不進。數上表暴揚盧杞等罪惡。衆論諠騰。亦咎杞等。帝不得已。貶杞爲新州司馬。白志貞爲恩州司馬。趙贊爲播州司馬。

臣祖禹曰。德宗之性。與小人合。與君子殊。故其去小人也難。遠君子也易。忠正之士。一言忤意。則終身擯斥。盧杞、裴延齡之徒。至死而念之不衰。迫於危亡。不得已然後去之。君子則於其不可去而逐之矣。夫賢之與佞。正之與邪。聽其所言。觀其所行。語五。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亦足以知之矣。德宗反而易之。豈惡

治而欲亂哉。蓋其性與小人合也。

興元元年正月。蕭復嘗言於帝曰。宦官自艱難以來。多爲監軍。恃恩縱橫。此屬但應掌宮掖之事。不宜委以兵權國政。帝不悅。又嘗言陛下踐祚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以致今日。陛下誠能變更睿志。臣敢不竭力。倘使臣依阿苟免。臣實不能。又嘗與盧杞同奏事。杞順帝旨。復正色曰。盧杞言不正。帝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輕朕。戊子。命復充山南東西荊湖淮南江浙福建嶺南等宣慰安撫使。實疏之也。既而劉從一及朝士往往奏留復。帝謂陸贄曰。朕欲遣重臣宣慰。謀於宰相及朝士。僉謂宜然。今乃反覆如此。朕爲之悵恨累日。意復悔行。使之論奏邪。其不欲行。意趨安在。贄上奏曰。若復有所請求。從一何容爲隱。若從一自有回互。則復不當受疑。陛下何憚而不爲辯明。乃直爲此悵恨也。夫明則罔惑。辨則罔冤。惑莫甚於逆詐而不與明。冤莫痛於見疑而不與辨。是使情僞相糅。（糅音揉。）忠邪靡分。帝亦竟不復辨也。

臣祖禹曰。德宗惡正直。而保姦邪。故親盧杞。疏蕭復。嫌隙既開。無事而疑。陸贄之言。蓋欲救其心術。而執疑恥過。不欲辨明。寧蓄諸心。晻昧不決而已。此讒賊之所由入也。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菑與災同。）其德宗之謂矣。

陸贄在翰林。爲帝所親信。居艱難中。雖有宰相。大小之事。帝必與贄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帝行止必與之俱。梁洋道險。嘗與贄相失。經夕不至。帝驚憂涕泣。募得贄者。賞千金。久之乃至。帝喜甚。太子以下皆賀。

然贄數直諫迕帝意。盧杞雖貶官。帝心庇之。贄極言杞姦邪致亂。帝雖貌從。心頗不悅。故劉從一、姜公輔皆自下陳登用。贄恩遇雖隆。未得爲相。

臣祖禹曰。德宗於危亂之中。斯須不可無陸贄。及其用裴延齡之譖。則棄之如脫屣然。孟子。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於所厚如此。宜其無所不薄也。同上。其所厚者薄。則無所不薄也。詩曰。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小雅谷風詩云。其德宗之謂矣。

車駕至城固。帝長女唐安公主薨。四月。帝至梁州。欲爲公主造塔。厚葬之。姜公輔表諫。以爲山南非久安之地。公主之葬。會歸上都。此宜儉薄。以副軍須之急。帝使謂陸贄曰。唐安造塔。其費甚微。非宰相所宜論。公輔正欲指朕過失。自求名耳。相負如此。如何處之。贄上奏極諫。帝意猶怒。罷公輔爲左庶子。

臣祖禹曰。人君置相。必求天下之賢。蓋欲聞其忠言嘉謀。楊至孝。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皐陶之謂嘉。以交脩其所不逮也。書說命。高宗傅說曰。汝交脩予。罔予棄。書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同上。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台音貽。我也。而後世宰相與諫爭之臣。分其所職。人君得失。相不預焉。必責之諫臣。此諂諛之人。持祿保位之計。非賢相之職業也。姜公輔一諫。德宗以爲非所宜論。卒廢黜之。不明之君。豈知所以任相哉。

帝問陸贄。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率非良士。有邪建者。論說賊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似窺覘。今已於一所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追尋。恐成姦計。卿試思之。如何爲便。贄上奏。以爲今盜據宮闕。有冒

險遠來赴行在者。當量加恩賞。豈得復猜慮拘囚。其略曰。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又曰。虛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情思附。則感而悅之。雖寇讎化爲心膂矣。意不親則懼而阻之。雖骨肉結爲仇慝矣。又曰。陛下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物。有獨御區寓之意。寓宇同。謀吞衆略。有過愼之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藎者、憂於見疑。著勳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見討。馴致離叛。搆成禍災。

臣祖禹曰。德宗好察而不明。是以致亂而不自知其非。陸贄欲正其心術。故必原其禍之所起而極論之。使之懲既往之失。防未來之悔也。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諫。板詩云。云毛氏曰。猶。圖也。鄭氏云云王之謀不能圖遠。用是故我大諫也。陸贄有焉。

五月。帝使謂陸贄曰。渾瑊、李晟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朕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疏以聞。贄以爲賢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況今秦、梁千里。兵勢無常。遙爲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退羈礙。難以成功。不若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則將帥感悅。贄上奏。其略曰。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用捨相礙。否臧皆凶。否。部鄙切。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又曰。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算與臨事有異。又曰。君上之權。特異臣下。唯不自用。乃能用人。

臣祖禹曰。易師之六五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易師卦。下同。）六五爲師之主。制師之命者也。長子、人之師也。故行師則吉。弟子、聽之於人者也。故雖正而凶。然則師之道。在擇人而委任之。不可以牽制也。而人君常欲權在於己。或不欲功歸於人。將在外而以君命制之。兵從中御。未有能成功者也。

六月。李晟收復京師。露布至行在。帝命陸贄草詔賜渾瑊。使訪求奉天所失裹頭內人。贄上奏。以爲今巨盜始平。疲瘵之民。瘡痍之卒。尚未拊循。而首訪婦人。非所以副惟新之望也。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所賜瑊詔。未敢承旨。帝遂不降詔。竟遣中使求之。

臣祖禹曰。德宗不能虛己以納諫。雖勉從陸贄之言。不降詔而遣使。是閉其門而由戶出也。人君苟不能彊於爲善。諫之爲益也少哉。

初。魚朝恩既誅。代宗不復使宦者典兵。帝卽位。悉以禁兵委白志貞。志貞得罪。帝復以宦官竇文場代之。從幸山南。兩軍漸集。帝還長安。頗忌宿將握兵多者。稍稍罷之。十月。以文場監神策軍左廂兵馬使。王希遷監右廂兵馬使。始令宦官分典禁旅。

臣祖禹曰。德宗爲唐室造禍之主。此宗社覆亡之本也。臣是以著之。

蕭復奉使自江淮還。與李勉、盧翰、劉從一、俱見帝。勉等退。復獨留。言於帝曰。陳少遊任兼將相。首敗臣節。韋皐幕府下僚。獨建忠義。請以皐代少遊鎮淮南。使善惡著明。帝善之。尋遣中使馬欽緒揖劉從一。附耳

語而去。諸相還閤。從一詣復曰。欽緒宣旨。令從一與公議朝來所言事。卽奏行之。勿令李盧知。敢問何事也。復曰。唐虞黜陟。岳牧僉諧。爵人於朝。與士共之。使李盧不堪爲相。則罷之。既在相位。朝廷政事。安得不與之同議。而獨隱此一事乎。此最當今之大弊。朝來主上亦有斯言。復已面陳其不可。不謂聖意尙爾。復不惜與公奏行之。但恐浸以成俗。未敢以告。竟不以事語從一。從一奏之。帝愈不悅。復乃上表辭位。罷爲左庶子。

臣祖禹曰。蕭復欲黜少遊。賞韋皐。此朝廷之公議也。德宗苟以爲然。在於一言。使宰相行之而已。何疑於李勉、盧翰。而獨與從一爲密邪。且旣以爲相。而不待之以誠。則疏遠之臣。其可信者幾希矣。幾平聲。夫如是。忠臣賢者。豈得盡其心乎。鹿鳴詩。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貞元二年四月。關中倉廩竭。禁軍或自脫巾呼於道曰。拘吾於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帝憂之甚。會韓滉運米三萬石至陝。李泌卽奏之。帝喜。遽謂左右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時禁中不釀。命於坊市取酒爲樂。又遣中使諭神策六軍。軍士皆呼萬歲。時比歲飢饉。兵民皆瘦黑。至是麥始熟。市有醉人。當時以爲嘉瑞。人乍飽食。死者復五之一。數月。人膚色乃如故矣。

臣祖禹曰。老子曰。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老子道德經云。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天地陰陽之和。致水旱之災。夫以兵除殘。如人以毒藥攻疾。疾去而人傷亦甚矣。其血氣必久而後復之。或終

身遂衰。一失其養。則易以死亡。不若未病之完也。先王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書周官。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有天下者。可不務哉。

三年。閏五月辛未。吐蕃劫盟。初。李晟與張延賞有隙。帝召延賞入相。晟表陳其過惡。帝重違其意。以延賞爲左僕射。吐蕃尙結贊大舉入寇。遊騎及好畤。京城戒嚴。晟遣將擊敗之。尙結贊謂其徒曰。唐之良將。李晟、馬燧、渾瑊、三人而已。當以計去之。入鳳翔境。無所俘掠。以兵二萬直抵城下曰。李令公召我來。何不出犒我。經宿乃引退。晟又遣將襲擊吐蕃。破之。尙結贊乃引去。帝忌晟功名。會吐蕃有離間之言。延賞等騰謗於朝。無所不至。晟聞之。晝夜泣。目爲之腫。悉遣子弟詣長安。表請削髮爲僧。帝慰諭不許。韓滉素與晟善。帝命滉諭旨於晟。使與延賞釋怨。晟奉詔。滉引延賞詣晟第宴謝。結爲兄弟。因使晟表薦延賞爲相。帝以延賞爲同平章事。李晟爲其子請昏於延賞。延賞不許。晟知延賞蓄憾未已。初。晟既破吐蕃。摧沙堡、馬燧、渾瑊等各舉兵臨之。吐蕃大懼。屢遣使求和。帝未許。乃遣使卑辭厚禮求和於馬燧。燧信其言。爲之請於朝。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燧、延賞皆與晟有隙。爭言和親便。帝意遂定。延賞數言晟不宜久典兵。帝乃謂晟曰。大臣既與吐蕃有怨。不可復之鳳翔。宜留朝廷。朝夕輔朕。乃以晟爲太尉中書令。勳封如故。餘悉罷之。延賞既罷晟兵柄。武臣憤怒解體。不肯爲用。五月。以渾瑊爲會盟使。瑊將二萬餘人赴盟所。李晟深戒以盟所爲備。不可不嚴。延賞言於帝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

我矣。盟何由成。帝乃召瑊。切戒以推誠待虜。勿自爲猜貳。以阻虜情。閏月。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以瑊表示之曰。李太尉謂吐蕃和好必不成。此渾侍中表也。盟日定矣。晟聞之。泣謂所親曰。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論奏。但恥朝廷爲犬戎所侮耳。辛未。吐蕃劫盟。渾瑊僅以身免。是日。帝視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馬燧曰。然。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帝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爲此言邪。皆伏地頓首謝。因罷朝。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劫盟者。兵臨近鎮。帝大驚。街遞其表以示渾。明旦。謂渾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耶。帝欲出幸以避吐蕃。大臣諫而止。李晟大安園多竹。復有爲飛語者云。晟伏兵大安園。謀因倉猝爲變。晟遂伐其竹。六月。以馬燧爲司徒。兼侍中。罷其副元帥節度使。初。吐蕃尚結贊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幷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張延賞慙懼。稱疾不視事。

臣祖禹曰。人君於其所不當疑而疑之。則於其所不可信而信之矣。此必然之理也。李晟有復唐室之大功。又再敗吐蕃。社稷是賴。而德宗猜忌。使勳賢憂懼。不保朝夕。至於讒邪之詭計。戎狄之甘言。則推誠而信之不疑。一旦罷晟兵柄。中外莫不解體。行張延賞之私意。中尚結贊之陰謀。忠言至計。確不可入。而姦臣敵國得以欺賣。由其心術顛倒。見善不明故也。（揚用善。不明用心。不剛儒克也。）延賞敗國殄民。刑執大焉。

德宗曾不致詰。使之得保首領死牖下。幸矣。

李泌爲相。帝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粮儲事。卿主之。吏禮委延賞。刑法委渾。泌曰。不可。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不可分也。非如給事則有吏過兵過。舍人則有六押。至於宰相。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帝笑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

臣祖禹曰。古之王者。惟任一相以治天下。唐虞有百揆。夏商官倍。可知也。（書周書。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周之冢宰。實總六卿。自司徒以下。分職以聽焉。詔而廢置者。宰也。（禮大冢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事。以詔王廢置。）是以治出於一。政有所統。相得其職。君得其道。恭己無爲而治。（語十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蓋以此也。後世多疑於人。宰相之職。分而不一。君以爲權在於己。臣亦以爲政在於君。國之治亂。民之休戚。（戚憂也。）無所任責。故賢者不得行其所學。不肖者得以苟容於其間。由官不正。任不專故也。其有功烈見於世。稱爲賢相者。必其得君之專。任職之久。言行計從。出於一人者也。古者名與實稱。而後事成功立焉。後世不能正名。而其實必合於古。然後能有成功。如欲稽古以建官。必以一相統天下。始可以言治矣。

郜國大長公主女爲太子妃。或告主淫亂。且爲厭禱。帝大怒。幽主於禁中。切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請與蕭妃離昏。帝召李泌。（音邲。）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一旦疑之。欲廢

之而立姪。得無失計乎。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帝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能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泌因言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今幸賴陛下以語臣。臣敢以家族保太子。向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帝曰。此朕家事。何預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爲家。今臣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況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臣罪大矣。帝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上同抽笏叩頭而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因戒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明日。帝意果悟。太子由是獲免。

臣祖禹曰。李泌善處父子兄弟之間。故能以其直誠正言感悟人主。卒使父子如初。可謂忠矣。諂諛之人。助君之決者。必曰家事。非他人所預。唐李勣傳。高宗欲立武昭儀。問勣。勣曰。陛下家事。何預外人。陷君於惡。率由此言。泌以爲天子以四海爲家。則莫非家事。以君之子爲己任。其知相之職業哉。

唐鑑卷之十五

德宗四

貞元五年二月。帝從容與李泌論卽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淸强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人言杞姦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姦邪。此杞之所以爲姦邪也。儻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帝曰。建中之亂。術士預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能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帝曰。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對曰。杞言無不從。豈忠臣乎。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

臣祖禹曰。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易說卦。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自君臣而言之。爲君盡君道。爲臣盡臣道。孟離婁。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此窮理也。窮理則性盡。性盡則至於命矣。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孟盡心。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於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夫順其正者。人事也。人事極矣。而後可以言命。故知命者。不立巖墻之下。見上註。立巖墻之下而死者。人之所取也。非天之所爲也。順其道而死者。天之所爲。非人之所取也。故曰命。若夫建中之亂。有以取之乎。無以取之乎。若無以取之。則不窮兵。不暴斂。不相盧杞。而致亂。乃可謂命也。若有以取之。而曰命。豈異於紂乎。書西伯戡黎。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於王曰。云云。王曰。我生不有

命在天王謂紂。夫爲人君。不知相之姦邪。不省己之闕失。而歸之術者之言以爲命。宜其德之不建。政之不脩也。李泌之論。不亦正乎。

九年二月。帝使人諭陸贄。上以要重之事。勿對趙憬陳論。當密封手疏以聞。贄上疏。其略曰。昨臣所奏。惟趙憬得聞。陛下已至勞神。委曲防護。是於心膂之內。尙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

臣祖禹曰。凡此皆德宗心術之蔽也。故蕭復諫之於前。陸贄論之於後。而終不改。蓋自以愈疑爲得馭下之術。而不知失爲上之道。是以愈疑而愈闇也。

五月。陸贄上疏。奏論備邊六失。其六曰。機失於遙制。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遂令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戎虜馳突。迅於風飈。馹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鎭者以無詔不肯出師。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而爲一。其招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旣幸於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爲大權由己。不究事情。

臣祖禹曰。明君用人而不自用。故恭己而成功。多疑之君。自用而不用人。故勞心而敗事。自古征伐。或勝或不勝。多由於此二者矣。傳曰。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且戎事在邊。而人主自將。行兵於千里

之外。決策於九重之中。唐孫伏伽傳。天子禁衛九重。雖有方叔召虎之臣。周宣王臣方叔。召虎。不得自便。此非敵國之所敗。乃人主自敗其師也。

七月。戶部侍郎裴延齡奏。臣判度支以來。檢責諸州欠負八百餘萬緡。抽貫三百餘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請別置欠負耗賸季庫以掌之。染練物。別置月庫以掌之。詔從之。欠負皆貧人無可償。徒存其數者。抽貫給用。隨盡呈樣。染練皆左藏正物。延齡徒置別庫。虛張名數以惑帝。帝信之。以爲能富國而寵之。實無所增也。虛費吏人簿書而已。京城汚溼地生蘆葦數畝。延齡奏稱咸陽有陂澤數頃。可牧廐馬。帝使有司閱視無之。亦不罪也。左補闕權德輿上奏。以爲延齡取常賦支用未盡者充羨餘。以爲己功。縣官先所市物。再給其直。用充別貯邊軍。自今春以來。並不支糧。陛下必以延齡孤直獨立。時人醜正流言。何不遣信臣覆視。究其本末。明行賞罰。今羣情衆口。喧於朝市。豈京城市庶皆爲朋黨邪。陛下亦宜回聖慮而察之。帝不從。

臣祖禹曰。自古聚斂興利之臣。非有生財之術。記大學。生財有大道。皆移東於西。指虛爲實。徒張官吏。置簿書。以罔惑人主。取功賞而已。由明皇至於德宗。其事不謀而同。蓋興利必用小人。小人莫不爲欺。故其所行。皆由一律也。

十一月。宣武都知兵馬使李萬榮。逐節度使劉士寧。帝議除親王充節度使。令萬榮知留後。陸贄上奏。其

略曰。爲國之道。以義訓人。將教事君。先令順長。又曰。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任。利之所在。人各有心。此源潛滋。禍必難救。非獨長亂之道。亦開謀逆之端。帝不從。以萬榮爲留後。

臣祖禹曰。自肅代以來。藩鎮之將。有殺逐其主帥者。因而授之。德宗之世。姑息尤甚。此教天下以篡也。夫以下犯上。以臣逐君。此爲國者所深惡。聖主之法。必誅而無赦者也。不惟不討。而又賞之。使天下皆無君。豈得不偪天子乎。偪音逼。禮曰。政不正則君位危。記禮運。所以治政安君也。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爲國者。必嚴上下之等。明少長之序。使不相陵越者。蓋君欲自安也。唐之人主。壞法亂紀。無政刑矣。其何以爲天下乎。十年。帝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無大小。必自選而用之。宰相進擬。少所稱可。羣臣一有譴責。往往終身不復收用。好以辯給取人。不得敦篤之士。艱於進用。羣材淹滯。陸贄上疏諫。其略曰。以一言稱愜爲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爲咎。而不考忠邪。其稱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違忤則罪責過當。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帝不聽。

臣祖禹曰。昔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孔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語十二。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夫爲政不先有司。則君代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小人進矣。失此三者。以爲季氏宰。且不可。而況爲天下乎。自堯舜以來。未有不由此三者而治。蓋人君之常道也。德宗反之。足爲後世戒哉。

贄又奏請均節財賦凡六條其二請兩稅以布帛爲額不計錢數其略曰穀帛者人之所爲也錢貨者官之所爲也是以國朝著令租出粟庸出絹調出繒纊布葛嘗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爲賦者也纊音曠今之兩稅獨異舊章但估資產爲差便以錢穀定稅臨時折徵雜物每歲色目頗殊惟計求得之利宜廣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望勸會諸州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爲布帛之數

臣祖禹曰泉貨所以權物之輕重流於天下則爲用積於府庫不爲利也何以知其然邪穀帛出於民而官不可爲也錢出於官而民不可爲也取其所有而與其所無則上下皆濟矣是故以穀帛爲賦則民不得不耕織以奉公上此驅之於農桑也如不取其所有而取其所無則民之所有棄之必賤矣官之所無收之必貴矣穀帛輕則民爲之者少錢重則物甚賤者多是以利壅於上民困於下至於田野荒杼軸空（杼請・小東大東・杼軸其空・絡器・毛氏云・空盡也・）由取其所無故也然則以錢爲賦官豈得其利乎爲法者必使民去末而反本則富國之道也

九月裴延齡奏左藏庫物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得錄十三萬兩其匹段雜貨百萬有餘此皆已棄之物即是羨餘（羨・延面切・）應移置雜庫以供別敕支用大府少卿韋少華不伏抗之稱此皆每月申奏見在之物請加推驗執政請令三司詳覆帝不許亦不罪少華延齡每奏對恣爲詭譎皆衆

所不敢言。亦未嘗聞者。延齡處之不疑。帝亦頗知其詭妄。但以其好詆毀人。冀聞外事。故親厚之。羣臣畏延齡有寵。莫敢言。惟張滂、李充、李銛、以職事相關。時證其妄。而陸贄獨以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十一月。贄上書極陳延齡姦詐。數其罪惡。帝不悅。待延齡益厚。延齡日短贄於帝。趙憬之入相也。贄實引之。既而有憾於贄。密以贄所譏彈延齡事告延齡。故延齡益得以爲計。帝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贄。十二月。贄與憬約至帝前極論延齡姦邪。帝怒形於色。憬默而無言。壬戌。贄罷爲太子賓客。

臣祖禹曰。人君欲聞外事。豈不有賢者可任以爲耳目乎。德宗知延齡誕妄而信之。是自蔽耳目也。其惑亦甚矣。夫姦臣之立於朝。非獨狡佞足以惑其君心。（狡。姦也。音絞。）必有大臣之不忠者附益而封植之。故不可去也。延齡之親寵。陸贄之廢黜。趙憬實爲之助。憬之罪大矣。必若治之以春秋之法。（春秋之法。猶責人以備。）憬其爲誅首歟。

十一年二月。裴延齡譖陸贄、李充、張滂等失勢怨望。動搖衆心。四月。貶贄爲忠州別駕。充等皆貶長史。帝怒未解。中外惴恐。以爲罪且不測。諫議大夫陽城率拾遺王仲舒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帝大怒。欲加城等罪。太子爲之營救。帝意乃解。令宰相諭遣之。時朝夕欲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爲相。城必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庭。七月。城改國子司業。坐言延齡故也。

臣祖禹曰。韓愈作爭臣論。（見昌黎文集。）當城未有言之時也。世之論者或祖襲愈之餘意。譏城以在職久而

不言。及陸贄之貶而後發。向若贄不貶。則無所成其名矣。豈得遂默而已乎。臣以爲不然。楊雄曰。或問賢曰。爲人所不能。（楊重黎。或問賢。曰。爲人所不能。請人。曰。顏淵。黔婁。四皓。章元成。）城有待而爲之者也。遏裴延齡爲相。救陸贄將死。此人所不能。非賢孰能爲之。一奮其忠名震四方。終身廢放。死而無憾。自古處士之有益於國如城者、鮮矣。（鮮。上聲。少也。）後世猶責之無已。其不成人之美。亦甚哉。

十二年六月。以竇文場、霍仙鳴、皆爲神策護軍中尉。是時竇、霍勢傾中外。藩鎮將帥多出神策軍。臺省清要亦出其門者矣。

臣祖禹曰。自是宦者專國矣。外則藩鎮。內則臺省。而多出其門。則其易置天子不難矣。刑賞、國之大柄也。（唐韋澳傳。爵賞刑罰。人主之柄。）其可以假人乎。

初。帝以奉天窘乏。故還宮以來。尤專意聚斂。藩鎮多以進奉市恩。皆云稅外方圓。亦云用度羨餘。其實或割留常賦。或增斂百姓。或減刻吏祿。或販鬻蔬果。往往私自入。所進纔什一二。李兼在江西有月進。韋皐在西川有日進。其後常州刺史裴肅、以進奉遷浙東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至是宣歙觀察使劉贊卒。判官嚴綬掌留務。竭府庫以進奉。徵爲刑部員外郎。幕僚進奉自綬始。

臣祖禹曰。古之人君。或多亂以興國。或因亂而啓霸。蓋險阻艱難。憂患備嘗。（左傳。險阻艱難。備嘗之矣。）則知民之疾苦。事之愆失。困而後發其智。懼而後懲其心。故能有爲也。德宗還自興元。不知其貪以取亡。而惟貨

之求愈務愈斂政吏駢惡（楊先知政吏駢惡三勤也）紀綱大壞德之不進而其心譏戾亦甚矣哉

帝不欲生代節度使自擇行軍司馬以爲儲帥李景略爲河東行軍司馬節度使李說忌之乃厚賂中尉竇文場使去之會有傳回鶻入寇者帝憂之以豐州當虜衝擇可守者文場因薦景略九月以景略爲豐州都防禦使

臣祖禹曰德宗以姑息藩鎮爲事（唐本紀贊德宗猜忌刻薄彊明自任及奉天之難深自懲艾遂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鎮愈強）然必自選參佐以副之者猶欲出於己也而藩臣得以計去之宦者得以術使之終不由己惟其苟簡多畏無法以自守也夫以一人之慮其可勝左右之欺哉

九月裴延齡卒中外相賀帝獨悼惜之十月以諫議大夫崔損同平章事損嘗爲延齡所薦故用之

臣祖禹曰孔子曰好賢如緇衣取其敝又改爲好之而無已也（記緇衣詩好賢如緇衣案鄭註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有子宜是居卿士之位鄭氏云緇衣者居朝之服也楊曰敝弊也國人之服弊則改而爲新之）裴延齡既死而德宗猶思其人又用其所薦者爲相使其好賢如此豈不善哉夫賢之入人也難佞之惑人也深是以鮮有好賢如好佞者也（鮮先典切少也好呼報切）

十一月以韋渠牟爲左諫議大夫帝自陸贄貶官尤不任宰相自御史刺史縣令以上皆自選用中書行文書而已然深居禁中所取信者裴延齡李齊運王紹李實韋執誼及渠牟皆權傾宰相趨附盈門紹謹

密無損益。實狡險掊克。執誼以文章與帝唱和。和去聲。年二十餘。召入翰林。渠牟形神恍躁。尤爲帝所親狎。帝每對執政。漏不過三刻。渠牟奏事率至六刻。語笑欵狎。往往聞外。所薦引咸不次遷擢。率皆庸鄙之士。臣祖禹曰。德宗悅人之從己。而惡人之違己。惡。烏故切。故守正之士難入。辯給之士易親。給。捷也。易音異。正元之間。雖忠邪賢佞雜處於朝。而君子常阨窮。孟公孫丑。阨窮而不憫。小人常得志。韋渠牟之徒在左右。王叔文之黨事東宮。唐之小人。於是爲多。其不至於亡。非不幸也。